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第 二 集

這 不 過 是 春 天

李 健 吾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83131)◆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二集  
這不過是春天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李健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這不過是春天：第一幕（中華留日同學會演出）：——  
馮：我特地聲明一句，我毫沒有恭維你的意思。



這不過是春天：第一幕（中華留日同學會演出）：——  
聯我：莫爭，你陪我再談話，我後面有事。

# 這不過是春天

三幕劇

## 劇中人物

警察廳廳長 年四十餘。

廳長夫人 年近三十。

女子小學校長 前者堂姊，未婚，年三十餘。

王彜丞 廳長秘書，年約三十。

白振山 祕探，年約五十。

馮允平 年約三十。

男僕

天春是過不道

女僕

地點

華北某市。

時代

北伐中某年春天。

時間

第一幕 某日下午。

第二幕 次日下午。

第三幕 又次日上午。

第一幕

一間富麗有致的內客室，近代的布置，用起來舒服，看起來上眼。右方通大客廳，從斜掛起的絨帘下，透出歡笑的聲音。後牆靠近左角，有一小門，通內院，或出或入，總是順手關住。

從大客廳走進來一位衣飾華貴的少婦，一句話也不說，站住噫了口氣，然後三脚兩步，全身倒在大沙發上，閉住眼，疲倦極了的樣子。等她睜開眼來，發見男僕立在帘子一側，手裏拿着一封公函。

夫人（惱了起來，翻身坐直。）站在這兒做什麼，不把帘子給我放下！

男僕 是，太太。

（他回身放下絨帘。）

夫人 你手裏誰的信？

男僕 (向前) 廳長的公事。

夫人 那你跟着我！

男僕 是，是。

(他轉身趨向小門。)

夫人 回來什麼公事？

男僕 上頭下來的公文，王秘書看過，叫我呈上廳長。

夫人 那個上頭拿給我看看！

男僕 是。

(他趨回，遞上公函。)

夫人 (看了看封皮，擲到圓桌上。) 左不是些鬼事，有什麼着急的！

男僕 是。

夫人 你先去告訴姨小姐，說我頭疼，請姨小姐替我張羅張羅客人。

男僕 是。

〔他過去掀起帘子，隨即側身而立。〕

男僕 姨小姐。

〔女子小學校長進來。〕

校長 (向夫人) 好自在人兒，獨自躲在這兒。你像塊磁鐵，一不見你，大家就散開，尋找各

自的人，去說各自的話，再也合攏不起來。

夫人 我懶的應酬，說過來說過去，全是耳朵聽膩了的老生常談。

校長 你不是懶，你是賴。

夫人 賴也罷，女子一賴就是懶。



校長 你忘了心字旁兒也成。

夫人 還是沒有心的好。(向男僕)辦你的公事去，老站在這兒幹什麼！

男僕 是，太太。

(他趨前，拿起公函，轉向小門下。)

校長 (過來坐在沙發上)你做了好些年闊太太，脾氣像是更大了。

夫人 你還當發脾氣只是女兒家的事。做了闊太太，頭樁事是練着使性子。

校長 我這多年的老姐，說真個的，越來越不瞭解你。外人看，只當做浮面兒的生活不同，創開根兒，滿不這麼容易。你有你的小性子，我有我的出發點，自來走不到一條道上。

夫人 不過有時一個人，我也無聊到了萬分，就跟現在一樣，像個糖餡人兒，躺在睡椅上，熱的眼看要歸了原想——對了，想想着你的世界，想着我以外的現實。全是不可知，幸福嗎？也許，不過叫我打進去，混在裏面過活，不客氣，我沒有那份勁兒。

校長 其實姐妹裏頭，就是你沾個玲瓏透剔的邊兒。

夫人 可是我日子過的膩極了，你叫我怎麼辦？

校長 聽我講，你可以拿錢買日子過。

夫人 虧你這小學校長！我問你，誰有錢再買一個丈夫？再買一個家庭？一個環境？一個世界？

校長 問題是誰有錢換掉自己的心。

夫人 對！還是姐姐，一針見血。告訴我，你怎麼那麼拿的穩自己？

校長 我也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不信的話，我的校長讓你做兩天。

夫人 (搖頭) 我怕透了一羣小孩子。

校長 你自己就是個小孩子：又淘氣，又頑皮，又殘忍，又好奇，又任性，冷起來井水一樣涼，

熱起來小命兒也忘了個淨，回頭鬧久了，又是說不出地厭膩。

夫人 你忘掉一樣：我不像小孩那樣天真。

校長 所以你才愧見那羣小學生。

夫人 (站起) 也是也不是。我要到裏頭憩憩，你代我張羅一下客人。

校長 你坐下，我有話告訴你。

夫人 我聽膩了，準是學校募捐。

校長 那也是一樁事。不過，坐下聽我說，你一輩子也想不到。

夫人 呵？(重新就坐) 是不是太陽打西出來？

校長 我不像你那麼悲觀。太陽不會打西出來。地球也不會停着不轉。

夫人 我看你帶了好風兒來。說罷，我那點兒要晒的意思也溜了個快。

校長 有一個朋友打遠地方來看你。

夫人 看我？

校長 看你。

夫人 講在前頭，要是謀事，我不見。

校長 你簡直忘記天有多高，地有多大，人有多少。

夫人 你也熟識？

校長 託你的福。

夫人 老朋友？

校長 你多年不見的朋友。

夫人 馮允平！

校長 我雖他這一趟不明白來。你還沒有忘記他的名子。

夫人 你怎麼曉得他來？

校長 他上午到學校看我。

夫人 于是向你打聽我。

校長 不錯。

夫人 他要見我一面。

校長 不錯。

夫人 老天爺！我的心要跳出腔來。

校長 等等。

〔她站起來，過去揭起帘子。〕

校長 〔向外吩咐。〕取杯汽水來。

夫人 你做什麼？

校長 你應該喝杯涼水。

〔她走回來，重新坐下。〕

〔女僕捧上一杯汽水。〕

女僕 是姨小姐用？

校長 放在這兒。

女僕 是。

校長 回頭有位譚先生拜會太太，你一直領到這兒來。

女僕 是。

〔她由原路下。〕

夫人 他一直到這兒來看我？

校長 你先給我喝口水。

夫人 你這難纏的姐姐！〔搥了口汽水。〕

你說他馬上就來？

校長 他跟我約好了時間，是我先來你這兒等他。

夫人 其實用不着。

校長 (站起) 我也這麼想來的，不過怕你小孩子脾氣，先說一聲，好有個準備。

夫人 停住，姐姐！(起立) 我還是不見他。

校長 (看着她) 你不見他？

夫人 (氣餒) 我見他。(沈默) 你剛才說他姓譚？

校長 是的，他改了姓名，叫做譚剛。這是上海姑爹的姓。

夫人 那麼，我稱他表哥？

校長 隨你便。倒說，你幫我募的款呢？

夫人 我捐五百。

校長 謝謝廳長夫人。廳長呢？

夫人 也寫上五百。

校長 現在我該走了。

夫人 還有句話。好些年沒有見，你看他變了多少？

校長 我看他還是那樣，比以前像多了點兒風塵氣息。

夫人 停住！你看我現在還有往日好看嗎？

校長 (折回)。妹妹，你別胡塗。現下我們全上了年紀，各有各的正經，如果你不怕人打攪你，也得防你擔誤人。他來看你，是老朋友；你接見他，是老朋友。款待的好一點兒，應該；款待的壞一點兒，也沒有人挑剔。說真個的，你得想到自己名聲——還有你那位廳長大人。

夫人 是了，我的老師，你不能多坐坐嗎？

校長 我不走，Poel 劉還等着我唸他的新詩。你不到客廳來？

夫人 到客廳爲聽 Poel 劉的新詩？我耳朵留着還有旁的用處。



校長 你像一點不賞識他。他知道了，不曉得多麼傷心。

夫人 好在我不是牛，他總該有以自慰。

〔女僕掀起帘子上。〕

女僕 譚先生，太太。

夫人 請到這兒坐。

女僕 是。

〔她由原路下。〕

夫人 怎麼好，這兒也沒有隻鏡子！你先替我陪陪他。（聽向小門，回身。）我照照鏡子就來。

〔她跑出去。〕

〔校長等着客人。女僕掀起帘子，讓進馮允平。〕

女僕 （看見太太不在，微微一驚。）譚——譚先生。

校長 請坐，譚先生。

馮 廳長太太——？

校長 馬上就來。

〔女僕由原路下。〕

馮 你說過我來看她。

校長 我說過了。（讓他坐在大沙發上。）你以為侯門似海，她見客不會自由。現在你一定往反面想，是不是你走過客廳，看見那許多男女，都是女主人的客人，男主人向例不聞不問，這正是新式富貴人家的好處。你不知道，你這一進來，就招了一羣人羨嫉。我希望你過不了兩天，能夠自動流放到那樣一羣例客裏頭。

馮 （微笑。）兩天以後，我該走了。

校長 走的話，你頂好不來辭行。

馮 噢<sup>71</sup>

〔女僕捧上三杯茶，分置圓桌上，然後捧汽水杯下。〕

校長 你奇怪嗎？好些年了，我們姐妹絕口不談你，不過，你知道，她還是那樣孩子氣，別瞧她做了廳長太太，她依然想着你。剛才她還在這兒坐着，聽見你來，她轉身跑到後頭。就爲照照鏡子！

馮 我一點沒有準備來做愛。

校長 現在準備還來的及。

馮 我姓譚，她不疑心？

校長 她一時還分心不到這上頭。

〔男僕推開小門，側身而立。〕

男僕 廳長太太。

〔客人起立。〕

〔於是夫人飄了進來。她換了一身衣裳。她向馮鞠躬，向校長微笑。〕

夫人

〔站住，向男僕。〕

打電話請白先生來，廳長等着見他。

男僕

是，太太。

〔男僕向客廳下。〕

校長

〔向夫人。〕我上前邊去。

夫人

你不多坐坐？

校長

我前邊替你照料客人。

夫人

敢情好，謝謝姐姐。

校長

〔向馮。〕譚先生，失陪。

〔她向客廳下。〕

|馮 好些年沒有見，這回好不容易回到老地方，決定先看看你。

夫人 多謝你的決定。我們坐下談，好不好？

（彼此客客氣氣地坐下。）

|馮 你還是那樣好。

夫人 是嗎？我從來不往這上面想。有時鬧點兒胃病，有時來點兒肝氣，其實日子過的舒坦坦的。大夫的話就跟大夫的藥一樣，我覺得全沒有意義。

|馮 記得老早你就有胃病，不想一直跟到如今。

夫人 所以我也就寶貴起牠來，更不肯一下子治好牠，不說別的，先是個老伴兒，天晴也罷，天陰也罷，到了牠要來的時候，從沒有錯過一秒一分。比起熱鍋上的螞蟻——我是說，比起情男情女們的寒暑表，正不知準了多少！

|馮 是的。

〔反而沈默下來。〕

夫人 (故意) 你說什麼，Mr. 馮？

馮 你忘記了，我姓譚。

夫人 對不起，從前叫溜了嘴，雖說隔了若干年，究竟熟的佔先，可是你也怪，多年不見，回來怎麼連姓也換了呢？不過，這年頭兒，共產共妻全可以，你可不要怪我多此一問。

馮 你早應該問。

夫人 那麼，爲什麼呢？

馮 其實說來可笑。一個人做事，做了好久也沒有想到爲什麼，等想到了點兒意義，怕是任麼兒意義也沒有的時際。譬如你穿件衣裳，一點兒沒有穿舊，樣子也還時髦，可是不高興穿，就是不高興穿，於是當着一櫃子衣裳，你也許挑了一件，一件又舊又不時髦的東西，這時娘姨瞪了眼睛看你，可是你一捧頭，披上牠，走出了屋子。爲什麼，就是自

己也說不上個所以然。

夫人 也許我有這種不快活的時候。不過這太反常，只能算做例外。

馮 「不快活」就是牠！一個人一不快活，做什麼也帶點兒蠻不講理。他不快活，並非不想快活，所以一邊兒駕不住希望攻他，一邊兒駕不住事實搗亂，他很容易做些反常而自以為常的事來。他想盡方法欺哄自己，明明是他自己，他却以為改個名，換個姓，就像搖身一變，又變了一個新人似的。實際滿不是這麼回事，不過這樣因循慣了，等到全社會也接受了他的改換，要是有人陡地叫他一聲舊名子，他會吃一驚，覺得人家叫錯了。

夫人 原來改名換姓還有這樣大道理，我可頭一天聽見。你現在一定很快活。

馮 不敢說快活，至少日子過的有點兒意義。

夫人 你是說從前日子過的沒有意義。（攔住他開口）不用辯。喝茶，好不好？還不太涼。

〔馮端起茶杯。夫人隔着茶杯端相他。一時斷了話緒。〕

馮 我可以見見廳長嗎？

夫人 當然可以。不過昨兒晚晌打了一夜牌，現在剛起牀，在裏頭用早點。（尖而且利）你  
有事由兒見他嗎？

馮 沒有，不過既來看你，似乎也應該拜見一下你丈夫。

夫人（譏嘲） 多年不見，你竟彬彬有禮起來，可是你知道，凡是我的客人，沒有一個特地  
要求見一下我丈夫的。

馮 我也不是「特地」，只覺得規矩上應該有這麼一句就是了。

夫人 我就覺你跟從前有點兒不一樣，越聽你的話，越證實我的印象。我還記得你走的  
時候，好多年了，你也許一點兒不記得。那時我還是個女孩子，一個自作聰明，却又優透  
了的年輕孩子，如今我老了，真地，老的不成話了。我方才進來那個當兒，不是姐姐在，你



敢認我嗎？

馮 我「特地」聲明一句，我毫沒有恭維你的意思。我看不出你跟從前有什麼不一樣，更有風韻也難說，除去……

夫人 除去上了點兒年紀。

馮 不，除去如今多添了點兒威嚴。

夫人 謝謝你的盛意，給我挑了這麼個望而生畏的字眼兒。其實用在警察廳廳長夫人身上，倒是一確百確，不虧你這多學的才子。

馮 (微笑) 你一點不像廳長太太，倒像廳長祕書，前清應該是衙門裏的師爺。你很有深文周納的本領。不過，說真個的，直到如今，你還沒有問我句切身的話。

夫人 我等着你自已說。其實有的是日子，我不放你外頭住。你行李存在什麼地方，我打發人搬過來。

馮 我還是住在外頭旅館方便。

夫人 住在我這兒有什麼不方便？我派兩個聽差伺候你，隨你支使。

馮 用不着底下人伺候。

夫人 那更好。你高興幾點鐘睡，幾點鐘睡，幾點鐘起，幾點鐘起，你出門，頂多下人站起請個安，你回來，頂多再一個安，沒有一個人盤問你的底細。

馮 我也許不辭而別。

夫人 (起立) 跟往年一樣？(微笑) 你這個怪人！真個的，這多年你在什麼地方？

馮 沒有一定，差不多那一省我全走過。

夫人 你全看到些什麼？

馮 對不起，這不是一句話說的盡的。

夫人 好罷，留着慢慢講。你如今還恨我嗎？

|馮 我從沒有恨過你。

夫人 現在因爲你忘掉了我，可是起初那一年呢？

|馮 我想法子體諒你。

夫人 究竟是表哥，處處留着情分。你是我表哥，你知道嗎？

|馮 這太體面了我。

夫人 你高興跟我演這齣戲嗎？

|馮 什麼戲？

夫人 算是人生罷。不過在我們合演以前，你得先叫我知道你的一切，例如你的性情，你的喜好，你的動作，你的來歷，等等。

|馮 你願意先知道那一樣？

夫人 先說你打那兒來的？

馮 漢口。

夫人 真地(稍緩)你在漢口做什麼？

馮 教書。

夫人 那麼，你不好好教書，跑到北邊做什麼？

馮 回來訪訪小時青梅竹馬的痕迹。

夫人 這只是一個原因。別的呢？

馮 一個還不夠？原因太多了，有時反而不知其所以。

夫人 此之謂遁詞。

馮 口試了半天，你看我還合格嗎？

〔夫人正預備答復，小門忽開。走上廳長來，手裏拿着那封公函。

馮起立。

廳長 (向馮) 對不起，請坐。(向夫人) 白振山還沒有來？

夫人 電話早打了去，該是來的時候。(指馮) 你們不認識罷？這是譚——譚先生。我們是

親戚。(向馮) 這是廳長。

(馮鞠躬。廳長點點頭。)

廳長 (向夫人) 記得你有個姑家姓譚。

夫人 這正是那面的表哥。你還有事嗎？

廳長 我等白振山——

夫人 那，你們在這兒談談，我去叫人收拾間屋子出來。

廳長 你留譚先生家裏住？

夫人 你猜了個對。(向馮) 少陪，Mr. 譚。

(她由小門下。)

廳長 譚先生請坐，不用客氣。

馮 是，是。

(彼此坐下。)

廳長 (手裏始終拿着那封公函) 台甫是——

馮 剛，單名，沒有字。

廳長 還是起個字兒，好稱呼。

馮 是，是。

廳長 我早已聽內人說起令尊，好像在南方經營什麼公司來的。

馮 是的，說不上經營，只是盡自己力量維持。

廳長 開在什麼地方？上海？

馮 是上海。

廳長 關於那一方面的？

馮 這……

廳長 記得是紡織，是不是？

馮 是紡織。

廳長 我曉得有好幾家，公司雖說開在上海，工廠可全在浦東。

馮 工廠設在中國地面，比較省錢。

廳長 不過資本也過分小不得。不知令尊那方面是獨力經營，是集股合辦？

馮 這……獨力經營。

廳長 少說也得十萬資本。

馮 總在十萬以上，我向來不經心，不大清楚底細。

廳長 我聽你說話不帶上海口音。

馮 我從小在北邊上學，嗣後又不在上海做事，自然沒有上海口音。

廳長 我就說來的。這幾年你在什麼地方做事？

馮 我在漢口教書。

廳長 教書也就夠苦的，你有位表姐，內人的堂姐，辦了個女子小學，成年鬧窮，天天拿着簿子募捐。你既然在漢口，廣東的消息總該靠近些。你沒有聽到什麼風聲？

馮 也不過報紙上每天登出來的消息。我動身那天，說是軍隊已經出了韶關。

廳長 出了韶關！

馮 我看的是漢口英文報。

廳長 北邊消息沈悶的很，簡直不知道。出了韶關！也許我管的是警察，不是軍隊，所以總

部沒有告訴我。（思維）就你看，所謂北伐，所謂革命，有沒有成功的一天？

馮 眼下完全是軍事問題，勝了就成功，敗了就不成功。沒有什麼道理。



廳長 不過這也要看人心的傾向。我聽說，現下教育界全成了革命黨。

馮 不見得全是。例如我也教書，我就沒有加入。我的同事裏面，也極少聽說是。

廳長 這跟前清末年一樣，秘密結社集會，外人很難探出底細。你在什麼學校教書？

馮 在個私立中學。

廳長 那就差多了，勿怪你不清楚。

馮 是的。

（廳長的注意力有些渙散，打了一個哈欠，隨後發覺不雅相，急忙站起掩飾，可惜又是個懶腰。）

廳長 我的精神實在不濟，昨晚打了一夜牌，早晨才睏的覺，不等起牀，就有公事等着辦。

（他看着手裏的公文。）

馮 廳長過於辛苦。

廳長 又是件麻煩事，總部不知接到了那兒來的報告，淨是無蹤無影的題目。

馮 是的。

〔廳長在圓桌前面徘徊，馮預備起立。〕

廳長 你坐你的。我走走還振作點兒。（站住，牢騷。）其實也不過芝麻大的小事，捉一個無名無姓的人，回頭或許再放一個無名無姓的人，然而交代不下來，遇到楣頭上，就許爲這一點點小事，壞掉自己前程。好些人甕着等你下臺，專等機會攻上來，不做人家官，不屬人家管，這話正有道理，還是經商好，令尊實在具有先見。

馮 一樣沒有多大指望。

〔夫人由小門上。〕

〔馮起立。〕

夫人 你們知道嗎？丁香芽子褪出苞皮，簡直要綠起來。春天到了！這一冬天，又是風，又是

冷，活不把人悶死！

廳長 小孩子！

夫人（鞠躬）我不是同你講話，廳長大人。

廳長 你一點不懂事，廣東軍隊已經出了韶關！

夫人（揚頭）歡迎！我代表全華北歡迎！

廳長 你急死人！

夫人（行近）得了，別生氣，看你也成了小孩子。韶關，韶關，你還不照樣做官！

〔廳長急不得，笑不得。〕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白老爺到。

〔白振山由客廳上。〕

白 (向廳長鞠躬) 廳長!

廳長 我等了你半天!

白 是。小的下回知道。(向夫人鞠躬) 廳長太太!

夫人 (點點頭, 轉向馮) 我們上客廳坐坐。

白 (向馮) 不敢請教。

夫人 (向白) 譚先生, 我南邊的親戚。(向馮) 這位是頂頂大名的白振山, 白密探。送到他手上的性命, 一年不知有多少。

白 多謝太太誇獎。(向馮) 以後盼望多加指教。

夫人 (向馮) 走我們的。別理他這一套。全是假招子, 等你犯到他手上, 他會一抹臉, 直起腰來不認人。

白 (笑) 看太太把我說的!

〔夫人偕馮走向客廳。〕

〔男僕過來收起茶杯，由原路下。〕

廳長  
〔坐在大沙發上。〕坐下，振山。

白  
廳長儘管吩咐，我站着就成。

廳長  
你坐下，我有公事給你看。

白  
是，謝謝廳長。

〔他似坐非坐地坐在沙發外沿。〕

廳長  
〔遞過公函。〕你先看一遍。

白  
是。

〔他恭而敬之地看着函內的公文。〕

〔廳長看着他的神情。〕

〔白放下公文。擡起頭。〕

廳長  
怎麼樣？

白  
看起來很告棘手。這上面一點線索也不給。

廳長  
他叫什麼來的？

白  
〔重看一遍公文。〕叫馮允平，名子生生的，頭回見到。

廳長  
上面說是廣東派來的，一定烏拉哪拉的一口廣東腔。

白  
廳長想得到。

廳長  
車站上你得多留神。

白  
怕是已經到了本地。

廳長  
各棧房的客簿子，可以加細調查。

白  
〔不耐煩，而又不得不耐煩。〕是，小的知道。不過，廳長……

廳長 你說。

白 總部行下的公事，我們自然加緊辦理。不過，一點著落沒有，平空捕這姓馮的，又不曉得他一點兒細底，要是不出點兒賞額……

廳長 (倦容) 我記在心上就是。

白 不過，這……

廳長 我明天聽了你回信再說。

(男僕捧上兩杯茶，放在他們面前。)

(廳長欠身，意思是請茶，也是送客。)

白 收起公文，起立。

白 廳長請便，小的告辭。

(王彞丞由客廳上。)

廳長 彝丞，你陪振山談話，我後面有事。

王 是，廳長。

〔男僕趨前開開小門。〕

廳長 記住後天請客。

王 是，廳長。還有，（趨前，低語）廳長的意思是？

廳長 繳一千塊錢的，打好舖保，先放出去。

王 是。下餘那些人？

廳長 款子補足了再說。

〔他由小門下，男僕隨下。〕

王 （走向圓桌）我看你這件事不好辦。

白 廳長看事看的太容易。革命黨不比毛賊，上頭要不出點兒賞額，底下人沒有法子



著手。

王 這跟賞額也有關係？

白 平常捉賊的話，上頭不聲不響，我們也自告奮勇。這裏頭出出入入全是油水。我自己奉公乘法，不在乎這幾個錢，不過我那一把子人，不像我，單憑廳長的情分。有錢能買鬼推磨，祕書明白。

王 不瞞你說，我不明白。

白 好比捕個革命黨，不是那個學校的窮學生，就是那個學校的窮教授；你踏扁了他們的屋子，左不過是堆爛紙，再也不過是包洋取燈兒。這些年輕人，狂了起來，比瘋狗還難惹，齧扭上來，比風地裏的石碑還硬氣，擠不出一個鐵子。不是上頭催的緊，我們寧可不理這擋子事。所以祕書明白，這得額外頒賞。

王 譬如要捕這個姓馮的，就你看，應該來個怎樣的數目？

白 少不過一千塊錢。

王 (搖頭) 你貪心太重。

白 別瞧一千塊錢，我不要一個鏰子，這全是賞給出力的弟兄們。

王 我看有些難。廳長墊不出這筆款子。

白 好罷，我回去跟弟兄們商量商量看。

王 你心上有沒有個譜子？

白 我先叫人上各學校走走。(換題) 你見到太太那位親戚沒有？

王 我剛在客廳裏遇見。

白 他姓譚，不是？

王 是罷，說同太太是姑表。

白 他是那天來的？我沒有聽人說到。

王 剛從漢口來罷。我們前頭坐坐。

白 好的。你應該多同他親近親近，我看太太很信的過他。而且你替我留留神，他也許能夠幫我忙，找出那姓馮的。

王 叫你一看天下沒有一個好人。

白 有一個，至少。

王 誰不是你自己？

白 那怎麼能是我自己？我說的是我們上司。

〔兩人會意而笑，向外行。

幕。

## 第二幕

還是那間客室。

廳長踱來踱去，最後站住了，看着他的秘書。秘書坐在沙發上，一壁翻閱手邊的文件，一壁觀望廳長的顏色。

從客廳那面傳來煩激的琴聲。廳長過去放下帘子。琴聲雖然微弱，依舊傳過來。

廳長 你說還有三個人押在廳裏。

王 是，三個人已經有兩個繳了一千塊，打好舖保放出去。

廳長 這麼辦：幾時繳足數目，幾時取保出去。

王 是。不過裏面有一個人，怕是一點兒指望沒有。他女人親自央過一趟，說這一家子

等他現掙現喫，就是折半，賣了家具，也湊不上來。

廳長 也好，你就叫他女人到廳上繳五百塊錢。

王 是。

廳長 白振山沒有送信來？

王 沒有。

廳長 那姓馮的一定要捕住。方才總部打電話，還提起這人來。

王 我再囑咐白振山一聲，今早太太開了張支票，交我送上方小姐。

廳長 多少錢？

王 一千整。

廳長 (驚) 一千整？我一月的薪俸也不過五百！(過去掀起帘子，向外呼喊)

月華！  
停住！  
我

問你句話。

〔琴聲陡止。〕

王 (不自安) 廳長，這……

廳長 你送去了沒有？

王 (起立) 我親自送去的。

廳長 你前面去。沒有看過的信，留我自己看。記住告訴白振山的話。

王 是。

〔他揀起看過的文件，走向客廳；他掀起帘子，正好夫人進來。〕

王 太太。

〔等她全然進來，他走出去。〕

夫人 叫我做什麼？

廳長 (反而不知如何出口) 你彈了好半天琴，不覺得手指頭兒累。

夫人 你說有句話問我。

廳長 你聽錯了。

夫人 沒有別的話講？

〔她步向客廳。〕

廳長 你去做什麼？

夫人 接着彈我的琴。

廳長 回來，回來，我真地有話問你。

夫人 〔回身〕問罷，我聽着。

廳長 這……這……我聽說你早晨開了一千塊錢的支票。

夫人 難道開錯了數目！

廳長 不是，不是。

夫人 開少了數目？

廳長 更不是，更不是。你過來坐下，我們談話。

夫人 謹遵台命。（坐在沙發上）說。

廳長 你太——

夫人 太怎麼？

廳長 太令人難堪。

夫人 噢！換個樣兒好罷。（作態）廳長中不中意？

廳長 其實我一個字沒有說，你又何必生氣？

夫人 豈敢！我聽大人吩咐。

廳長 說正經，你花錢，我從沒有問過。不過你也該有個節制，百兒八十已經不可以，要是見天一千一千地送人，我們可送不起。你沒有經過折磨，不曉得處世的艱難，這我不是



不明白。不過目前這時局，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變動，如今人心不古，我們寧可負人，不要負己。能多存幾個錢，多存幾個錢。萬一我下了臺，沒有官做，你也不愁喫用。

夫人 謝謝你這番指教。

廳長 現在告訴我，你送那一千塊錢做什麼用？

夫人 (站起來) 你想知道嗎？

廳長 你叫我評評看。

夫人 (倚住沙發扶手) 好罷，我還忘記了告訴你，裏面有五百是你捐給學校的。

廳長 我幾時捐的？捐這麼多？

夫人 另外五百是我捐的。

廳長 我捐了錢，你還捐這……這簡直是閻王捐。我從沒有聽說過。

夫人 現在讓你聽說。

廳長 這樣下去，不上一個月，我會一貧如洗。

夫人 也不過是個返本還原，有什麼希罕！你公家擠來十萬，這兒還上個一千，就把你難受了個皺眉頭，瞪眼睛，吹鬍子，打心窩裏疼起！

廳長 你一點不知道錢進來不容易。那怕是一文制錢，我也費了好大工夫彌補。一捐就是五百，別人還當我是財主。張揚出去，不等革命黨打過來，這邊軍費先勒我個死。

夫人 我沒有想到做闊老爺還有這多苦衷。

廳長 現在你也知道知道。

夫人 這樣罷，回頭姐姐來，我讓她捐簿上一綜改成四百。

廳長 太多，太多。

夫人 二百。

廳長 就算二百罷。可不要忘記報上啓事也是二百。

夫人 自然。

廳長 (拿起圓桌上的信件)我到裏面看看這些東西。(賣人情)你那姓譚的親戚,看謀個

什麼事相宜?

夫人 他向你說謀事來的?

廳長 我想起來問問。

夫人 不勞你操心。你們這些大人老爺們,不敢見個半生不熟的面目,見了總以為是求事的。倒像離開你們,人人不用想活。

廳長 那兒話!你把我形容的還像人!(走向小門,回身)你今天開的很。

夫人 我忙了一早晨,看人解開園裏的稻草,又是洗,又是澆,弄了我一身土。

廳長 你的興趣好了起來。

夫人 可不是,我也隨着春天換季。

廳長 (搭訕) 我到裏頭看看這些信去。

(他由小門下。)

(不過無聊却沒有跟出去。夫人伸了伸懶腰，一言不發，望着帘子。)

(帘子動了。然後王翁丞掀起帘子，空着手，像個無事人，輕輕走進來。)

夫人 (動也不動) 廳長剛剛裏頭去。

王 (行近) 不，不，我回來爲的跟太太打聽件事。

夫人 噢！你請坐。

王 不敢，不敢。

夫人 得了，坐下罷，沾了官字邊兒的人，老是這麼不爽快。

王 是，是。(就坐) 這是，今晚我想約幾位朋友便飯，其中有譚先生，昨天才來的譚剛譚先生，算是接風，也算是洗塵，要我打聽的就是譚先生的大號，怎麼個稱呼。

夫人 你預備下帖子？

王 這樣恭敬些。

夫人 你還是問他自己好。

王 已經認識了，再問，未免不好意思。

夫人 做了兩年祕書，你學了許多禮貌。勿怪廳長屢次向我誇你，說是年輕人裏頭，數你可靠，你能夠在小事上用心，足見平日爲人謹慎。

王 太太謬獎。

夫人 我一點兒沒有過分，這只是就事說事。不過就事說事，我還有點兒建議。

王 (誠惶誠恐) 是，是。

夫人 (繼續) 你巴結老爺，不要忘記巴結太太，說真個的，只要一件事做順了太太的心，不出三天，你連陞三級。可是老爺，只有辦公時候才記着你。

王 (急) 太太，太太。

夫人 你自己親眼看見的，每天老爺接見的客人比我多，可是能夠見到我的，先有官做。

王 是，是。

夫人 所以做官第一個祕訣，是討上司太太歡喜。因為你人太老實，僅僅做過兩年祕書，還缺點兒經驗，所以我特意一五一十告訴你。至於我那位親戚的別號，叫做允平。

〔她站起來，不等分辯，由小門下。〕

〔王出了一身冷汗，一付可憐相，結結巴巴想申辯一句，却又怕分外觸怒，只好唯唯否否。看見她走，他想追上她，挽回他的搖搖欲墮的命運，然而他立不起來，彷彿一千斤擔子的畏懼，羞愧，忿抑與一種渺小之感，壓住他的兩肩。等他恢復了常態，他才發見白振山早已站在她前面，於是慌忙欠起身來。〕

王 請坐，請坐，我沒有聽見你脚步響。

白 你怎麼啦？氣色難看的很。

王 (苦笑) 沒有什麼，我想點兒私事，姓馮的有沒有下落？

白 沒有。

王 廳長叫我催你，說總部來了電話。

白 電話裏沒有提起賞額？

王 沒有。

白 不瞞祕書，我派好弟兄們，上各學校偵察，不過能不能捕獲姓馮的，全看賞額。

王 我不敢回廳長話，你這近乎要挾，

白 好在姓馮的沒有下落，我們不妨先談別的。我進來時候，覺得有人剛從那邊走出

去。那是誰？不是廳長？

王 不是廳長。

白 準是廳長太太。

白 就算是罷。

王 呵！（低聲）究竟怎麼回事？我向來口緊，你何妨說說看。

白 說也沒有什麼。是我倒楣，碰上了她的脾氣。我胡里胡塗受了她頓教訓。

王 （有興趣地）哼，她教訓你。

白 早晌她開了張一千塊錢的支票，交我送給她堂姐。

王 一千塊錢！你說的是方小姐？

白 正是那位小學校長。方才回公事，我信口講給廳長知道。

王 噢，說說。

白 廳長馬上叫進太太來。我溜出屋子，放下公文，又回來聽他們說什麼。

王 還是你聰明。



王 那一千塊錢是太太應下小學校募捐的數目，忘記了告訴廳長。

白 準我打句岔。都像太太那樣慷慨，順水推磨，沒有一樁難事。可惜我是個祕探，不是府裏的人，要我是你，寧可少伺候老爺，也要多服侍太太。

王 對她就這麼教訓我的。

白 看這還算她厚待你。

王 不過她另借了個題目。

白 自然！不是我說，你真有點兒老實。

王 不過，你知道——呵？（如有所觸。）真怪！（沈住氣。）公文上那姓馮的，是否叫做允

平？

白 馮允平，一點不錯。

王 這姓譚的，字兒也是允平。

白 他自己說的？

王 我預備晚晌給他接風，問太太來的。

白 可是他姓譚，又是太太的表親。

王 (無話可說。) 噫，就是這個不對。

(兩個人聚而復散，一個立住發楞，一個徘徊思索。)

白 譚先生在不在？

王 說是一早兒出門，到如今沒有回來。

白 他來這兒做什麼？

王 沒有聽人說起。他自己更少開口。這人不是有點兒傻瓜，就是有點兒裝蒜，問一句，  
答一句，活似個應聲蟲，又像個拘謹的君子。

白 他是不是對你才這樣？

王 你是什麼意思？

白 這，這很簡單。他有心頂你祕書的位子。

王 我怕的正是這個。十有九，他存了這心。即使他沒有存了這心，看來也免不掉這一步。方才太太那套話，說不定是諷我辭職。

白 (勸慰) 我想不會。

王 你叫我怎麼辦？我好容易混到這般地步，混穩了這碗飯喫，要是丟了，別的不提，我那一家大小，老哥不知道，我另外還有個女人，另外還有份兒家。從大學畢業，混到做個祕書，這中間我嘔了多少心血！(不知如何方是。) 我看他就是姓馮的那革命黨。他不會姓譚，他父親在上海開工廠，爲什麼他反而打漢口來？

白 你不許人家漢口有分廠？

王 爲什麼他不在漢口，跑來搶我的位子？

白 我簡直不明白你。

王 他在漢口還教書，不是革命黨是什麼？

白 他教書？

王 教書。

白 你說晚晌請客，帶上我，成不成？

王 好的。

（警告）有人來！

（他們轉向客廳那面。）

（男僕打起帘子上來。他閃在一側，讓進馮允平。後者捧着一大把將放的桃花，瀟灑而且輕  
鬆。

男僕

譚先生請坐。你用過午飯沒有？

馮 用過了。太太哪？

男僕 在裏頭。我進去說聲。

〔男僕由小門下。〕

〔馮趨向王白；他們也笑臉相迎。〕

王 那兒去了一趟，帶回這麼好看的桃花！

譚 從朋友園子辦來的。

白 真是到了春天，花可要開了，好些天沒有上公園，那天也得走走。譚先生這次來，去過公園沒有？

馮 還是以先在這邊去的。

白 譚先生愛花，公園裏花才齊全，海棠，丁香，刺梅，另外一所玻璃房，一年四季有花看。

那天譚先生高興，我陪着走走。

馮 一定請教。

王 今晚我想給譚先生洗洗塵，也算接風，不知譚先生肯不肯賞光？

馮 頭回見面的，確不好意思奉擾。

白 「頭回見面，」譚先生更「不好意思」推却。

馮 白先生可謂善於說辭。

王 譚先生慨然允諾，好的很。回頭我再補份帖子來。可不！我太疎忽，還沒有請教台甫是？

馮 單名兒剛。

王 表字是？

馮 年輕人，還沒有字。

王 譚先生太客氣。

〔他向白眉目示意。白回了他一眼，然而差不多同時，向馮微笑。〕

馮 我想不到北方春天也會來的這樣快。

白 這全是譚先生帶來的。往年這時，記得還生着爐火。

王 可不是！天時也常常變動，一年換一個花樣。

白 對不住，我先走一步。你們坐坐。

王 不，不。我們一塊兒走。

白 好好，譚先生請坐。

馮 譚先生，晚晌再領教。

馮 不敢當。晚晌見。

〔馮送他們送到帘子前，經過一番客套之後，他收住步，而且掛起帘子。然後他回轉身，看着男僕開開小門上來。〕

男僕 太太到。

〔夫人上來，依然活潑，依然輕盈，說是三十歲，馮怎麼也不會相信。她的話差不多同她一時進了屋子。〕

夫人 你不回來用飯，也應該來個電話。（站住）喝！桃花！

〔馮微笑着，迎上去，將花獻在她的面前，她接過花來，放在領下。〕

〔男僕由客廳下。〕

夫人 還沒有開，在熱屋裏擱上兩天，我怕全會開開，倒說，我一手接過來，這可是送我的？

馮 我親自從樹上拊下來送你的。

夫人 我真得好好謝謝你。一小枝一小枝光是花，沒有葉子，你說這不像冬天的梅花？自然，長在樹上一蒲籃，另是一個花世界。可是，你愛看春天那種花兒呢？我自己，與其說歡

喜桃花，不如說歡喜海棠花。



牠們不在一個時候開。

夫人 這正是大自然的美麗，美麗是從不同的變化得來的，好比——

馮 好比你一天換一身衣裳。

夫人 我在說大自然。真個的，有好些美麗東西的美麗，固然在牠們的本身，却也在牠們的安排。好比桃花現時受人歡迎，說不定正是冬天剛去的緣故。牠來的正是時候，猶如

馮 猶如我來。

夫人 呵！

〔男僕捧茶上。〕

夫人 〔向男僕。〕茶放在圓桌兒上。

〔男僕放好茶杯。〕

夫人 這捧花兒交給我屋裏趙媽。

〔男僕接過花由小門下。〕

夫人 來，坐下喝杯熱茶。

〔兩個人過來坐在沙發上。彷彿由於飲茶罷，反而緘默起來。〕

馮 (努力從過去打出自己。) 你說你歡喜海棠花，爲什麼？

夫人 因爲牠有一樹的綠葉襯着。雖說開了一樹花，一點兒不嫌單調。而且那一團一團的小花球，走近了看，個個精而神地站在枝兒上。你呢？

馮 我跟你一樣。

夫人 我讚成一棵樹先長葉子後開花。不等葉子長出來，就開花，花也未免冒失。

馮 這叫做情不自禁。

夫人 他們留你喫的午飯。

馮 是的。

夫人 他們知道你拊花爲的我？

馮 知道。

夫人 知道爲我。

馮 知道爲你。

夫人 (有趣起來) 他們怎麼會知道呢？是你講的，是他們猜的？

馮 他們猜的。

夫人 你一定說在我這兒住來的。

馮 大約是罷。

夫人 聽你口氣，好像不是。難道裏頭有我認識的人？

馮 也許。

夫人 那一定是老朋友。說，說，是誰？還是在先的朋友有趣，如今這些朋友一點兒意思也沒有。

馮 管他誰哪，過去事，如今誰也不會認誰。

夫人 (受了傷) 呵！你是說我！你是說我！你坐在我面前，這麼冷，這麼靜，說出來的話，更加冷，更加靜，像個小釘子，釘住我的手脚！我想打你身上，打你衣服上，打你說話上，打你聲音上，找回點兒你來——是的，找回你來！可是我白找！一點兒影子你也寶兒貴地不給我！起先我說你沒有變，你變了，變了個利害！

馮 (起立) 你忘記你的身分。

夫人 (冷笑) 我早已講在前頭，我是演戲。

馮 (走動) 你應該記住我的角色姓譚。

夫人 我就知道個馮允平!

馮 (趨前) 你不怕送條性命!

(就在夫人一驚時際，男僕由小門上。他有意無意地看了他們一眼，打算溜出去。

夫人 (向男僕) 交給趙媽了?

男僕 交給趙媽了，太太。

夫人 你打電話給東興棧，叫晚晌留間屋子。

男僕 是。

馮 (向夫人) 晚晌我有王祕書的約會。

夫人 (向男僕) 到前面看王先生在不在的話，就說我請。

男僕 是，

(他由客廳下。)

馮 你請他來有事？

夫人 我高興。好比你無緣無故跑到北方，藉口爲了看我。

馮 你跟從前完全一樣。一點兒沒有改變。(徘徊) 你人不但沒有老，心還照樣兒年輕。

(看着她，話彷彿遏止不住，連珠似地滾了出來。) 我曉得你不会變到那兒去，可是經過了這多年月，處在一個有錢有勢的虛榮世界，一個通常少女迷戀的世界，我總覺得你應該有很大的變動：不是面貌，因爲在我想像裏面，你永久是我回憶起來的那樣少女；我是說精神那方面，例如性情，就像張白紙，如今也該沾點兒黑星子。你自己明白，實際上跟從前你一定有好些地方不一樣。不過我看不出來，當着你面前，我只有零亂的感覺。你的存在折服了我一切。我不能够用腦子想，壞處就在這上頭。

夫人 (並不憤怒) 不對，好處就在這上頭。

馮 假如有個女孩子，和你小時完全類似的個女孩子，從小嬌生慣養，任性，好發小脾氣，說話不饒人，一時換一個主意，兩隻手又細又嫩又白，成天無事可做，看看電影，買幾張心愛的明星像片，還有，在教會學校掛個名兒，唸唸英文，一禮拜去上三天兩天。映上眼裏的，都是喜微微的顏色。凡事——其實不會有事的——落上了肩頭，都跟蜻蜓一樣，搨着透亮的翅膀，一點兒不留痕迹。於是，忽然之間，這一塵不染的女孩子換了個相反的環境，或者家庭中落，或者嫁了個窮人，總之，命運不再向她微笑了，她必須跳下意料不及的苦海——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就在這可怕的失望裏面，她按下頭，辛苦了十年。那時我們再來看她，她變了，變成個平常婦道人，就是她自己，從來也沒有工夫想到她變的這樣利害，而且這樣俗：女孩子最害怕的個字眼兒。

夫人 所以我沒有嫁給個窮人，所以我還可以使個小性子。

〔馮不言語，退向後邊。〕

〔秘書由客廳上。〕

王 (向夫人) 是太太叫我——

夫人 對不起。下午幾點鐘有車上天津？

王 四點鐘有一趟，還有——

夫人 好，就是四點。你給我上天津去一趟。

王 (出乎意外) 今天？

夫人 今天。

王 (大爲其難) 不知去做什麼？

夫人 你請趙大夫來，說我這兩天又鬧胃病。

王 可否打個電話或者——

夫人 (二字一字) 我要你去。



王 是，是。不過，廳長那面……

夫人 囉嗦！難道我不該支使你！

王 是，是。不過，我約下譚先生——

夫人 （不耐煩。）我知道。改天好啦。

王 好好，改日子也一樣。

夫人 （看手錶。）差一刻四點，你馬上就走。

王 是，我馬上動身。

〔他鞠躬，再鞠躬，然後滿腹苦惱而下。〕

〔馮重新走向前面。〕

夫人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我變了樣？

馮 我什麼也沒有覺得，你要逼我的話，我覺得這一切只是隱痛的另一面。你得的不一

是胃病，是精神病。

夫人（哀求的口吻）那兒去找對症的大夫呢？

馮 沒有大夫能够治你的病。

夫人 你也不成？

馮（思索，然後搖頭）不成。

夫人（跳起來）那你跑來做什麼做什麼？跑來叫我失望！跑來叫我回味我一生的錯

誤！你從沒有替我想想！可是你還要給我添點兒痛苦！你改了姓名，你怕送掉條性命，老

鼠一樣膽子的人！

馮（強她坐下）你戲演的太過火。

〔夫人無可爲力，而且這樣一鬧，倒好受了些，能夠靜靜地抽噎起來。〕

〔馮也無可爲力，然而沈住氣，不做聲，只是靜靜地站着。〕

「聽見自己的哭聲，夫人反而不哭了，揩了揩淚，靜靜地看着對面的男子，她知道她示了弱。索興示到底。」

夫人 也許我從前錯過了我的機遇，這回我可不會一點兒力不用，看着放過去。你不能走，你得給我留下。你看見方才那姓王的，我叫廳長辭掉他，派你來做祕書。對了，你做祕書！你老在我身邊，由我差遣，由我使喚，答應我罷，打明天起你就是祕書！

馮 (微笑) 像姓王的那樣做祕書？

夫人 不，不，不全一樣。(媚笑) 你還兼我份兒差事。

馮 不要胡思亂想。人只有一回年輕。一時一個樣子。說實話，我不能夠停留。

夫人 不做祕書你也得停留。

馮 我跟你說過，我也許不辭而別。

夫人 試試看，從現在起，我不放你走。

馮 除非你派警察拘住我。

夫人 我一發狠，什麼也做的出來。

馮 做了十年紙醉金迷的闊太太，還沒有磨得完你那點兒 energy，你算令人佩服。

不過，誰知道？試試看。

〔夫人氣極了！恨不吃掉他。然而他那樣子太不像被人吃的人，於是她反而微笑起來。〕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太太，東興樓說，頂好晚點兒過去，早了騰不出屋子。

夫人 告訴八點半去。

男僕 是。

夫人 回來。王祕書動身沒有？

男僕 就要走。

夫人 告訴他不用去，晚晌跟我們一塊兒東興樓吃飯。

男僕 是。

〔男僕由原路下。〕

夫人 (起立) 現在，你允不允做祕書？

馮 (乾脆) 不。

夫人 (趨近) 至少你得住到夏天，然後我們一同上北戴河避暑，或者青島，as you like。就是我們兩個人，也許我 husband 來住幾天，不過也只是幾天，他不能離開他的職務。這，至少，可以一夏天 make me happy。從現在起，我數着動身的日子。我的話沒有說完，不許你開口。至於祕書，做不做隨你。我不強你做。而且，你明白，你愛做什麼，做什麼，我絕不過問。我給你自由。

馮 那麼，我想親親你。

夫人

(不嫌唐突。)

我說過，我給你自由。不，停停，你還沒有見過我們花園，我領你轉轉。

幕。

第三幕

還是那間客室，因為時間改了上午，不免有些發黯，然而漸漸淺褪，直到最後，依舊亮了起來。  
祕書陪同祕探，等候廳長出來。

王 要是真的話，你敢動手逮捕他嗎？

白 (遲疑) 這得看事行事。現在我一點逮捕的意思也沒有。不過做主的不是我，我也  
不過受人差遣，我跟誰都沒有恩怨，

王 姓譚的是姓馮的，倒是小事。問題在牽着太太。

白 所以我來跟廳長討個主意。

王 你應該先問清楚太太。

白 不，我先探探廳長口氣。我向例主張，先辦公事，後講交易。

王 廳長回頭有飯局，自己做東，或許這時起了牀。

白 等聽差看回來再說。（行近圓桌）這兒有兩杯茶，還有點兒熱，像誰剛來過。

王 是那位小學校長。

白 她一定是送信來的。也好，先讓太太有個準備。對於花錢不在乎的人們，總得給點

兒時間劃算。

王 姓譚的一早出了門。

白 正好，這齣戲正要背着他唱。

（男僕由小門上。）

男僕 廳長用過早點出來。

白 不要緊，我多等等。



男僕 太太跟姨小姐就從花園回來。

白 (會意) 好好，我們前面等，廳長出來，煩你通知一聲(向王) 我們前面坐。

〔他們由客廳下。〕

〔男僕過去開開小門，側身而立。〕

〔夫人和校長挽着手，說着話，緩步而上。〕

〔男僕由原路下。〕

校長 你不再想想。是我引他來的，如今還是我引他去。你犯不上死心眼兒留他。害你自己是真的。

夫人 他一早上你學校去的？

校長 沒有，直到如今，我沒有瞧見他。

夫人 我疑心是他叫你來的。

校長 不，我自己要來的。來，我們坐下細談談。

〔兩個人坐在沙發上。

夫人 茶冷了，不要換杯熱的？

校長 不，我不喝。你不用打斷我的話頭。好孩子，聽我說。

夫人 我聽着，你說好了。

校長 你得放他走。你留他住了兩天，沒有看出他一點不是十年前的舊人？你該看出點兒來。他已經不是你愛的學生，那股熱情也用到別的地方。你要看不出來，也該覺出來。你覺了出來，不過你口硬，不甘心承認，沒有勇氣承認。你那點傻勁兒，只是騙騙自己的遮眼罩子，其實黑還是黑，難受還是難受。敢說你現在不感到一點點幻滅，幻滅的悲哀？你感到了的，不過你樣子做的很快活，像是哄的住人，哄的住自己，其實你那兩隻水汪汪眼睛先是奸細。我這麼說，你一定不好過，可是戳穿了紙包兒，整個露出你那節兒不

敢見人的心腸，也許就是好過。得了，聽我話，放他走。

夫人 你那麼相信我的勢力？以為我真有本領永遠留住他，扣在自己身邊？

校長 如今你也許沒有那樣魔力，不過你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夫人 你忘記了一樁事。從前我那麼年輕，那麼好看的時代，他受不住我一句話的刺激，一言不發，就離開了我。現在我上了年紀，嫁了個他看不上眼的男人，染了許多他看不上眼的習氣，你真以為我能够挽住他——一個漂流了十年，見過千千萬萬女性的美男子？謝謝你，究竟是姐姐，太看的起我。

校長 咱姐兒倆可都是女人，我要說你說的太厲害，你得記住這全是我自己的體驗。方才你把自己說的那麼難堪，看着我！我說，那是良心話，還是說來好玩？我不信你出於本心。沒有個女人甘心揭開自己的底細，要是揭了開，還是我那句話，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夫人 你以為我會殺人？

校長 不，你還沒有那份兒膽子。

夫人 我會鬧離婚？

校長 你做了十年闊太太，回頭鬧離婚？活像魚失了水，馬上涸死。從前你嫌人家窮，現在你就不嫌了？進一步說，你以為人家受不住你譏諷，離開了你，在你滿是好意。一點都不！是你看自己看的太高，忘掉別人還有理想，他離開你，不是怕你挖苦，是怕你毀了他的理想。你從沒有接過他一封信，是不是？

夫人 （差不多失掉嗓音。）沒有。

校長 （繼續）我偶而接到他一兩封信，這我從沒有對你說過。有什麼用呢？你過的很安適，他有他的事業。他起先看你做仙人，等他知道你也不過是個平常女人，日子過的一點兒不帶靈性，他絕不會再走進你的世界。「好馬不喫回頭草，」血性人都是這樣。你從不替別人想；女孩子全喫了這虧。從前你以為他不配做你丈夫，如今你以為他可

以當你情人了，是不是？

夫人 我沒有叫他來，是他自己來的。

校長 人家由於友誼，難道你以為人家由於愛情？你受人奉承慣了，看不出人跟人還有區別。你要他跟你那羣人一樣，見天過來巴結太太說穿了，那也不全為你。

夫人 我一點不要作踐他。

校長 臨了還不一樣？過不上兩個夏天，他也會叫你打在秘書羣裏頭。來，叫我問你。能不能拋下眼前的榮華富貴，跟他私奔？

夫人 你發了瘋！

校長 哈！你不成，是不是？

夫人 當然不成。

校長 我想不到你回的這樣斬鐵截釘。好了，我也不用再問你，你自己明白。

夫人 不過你方才說的，我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校長 做出來滿足你的私欲，是不是？你把人全看做填路的石子兒，叫你走個快，走個穩，

早點兒叫你稱心如意。

夫人 我沒有說的那麼可怕。

校長 我不跟你拌嘴。

夫人 你領他來，你領他走，不成！我不是紙紮人兒，你領不了他走，我愛他，他也親我來的。

校長 你是個頂倔強的小孩子，我不同你講話。

夫人 你是個頂醜扭的小學校長，我跟你沒有話說。

校長 來來，別攔嘴。

夫人 你得幫我想個主意留他。

校長 他說他要走的？

夫人 他沒有說，他叫我「試試看。」

校長 我簡直不懂你們這些孩子話。爲什麼「試試看？」

夫人 他說我留不住他，我說我留的住他，他說「試試看。」

校長 我不管。

夫人 你得叫他答應我當秘書。

校長 你不成，我怎麼能够？

夫人 他聽你的話。

校長 可是你愛他，他也親你來的。

夫人 你這叫吃飛醋！

校長 謝謝你，我再也不同你講話。

夫人 (起立) 你馬上給我走！

校長 對不住，我等個人回來說句話。

夫人 不許你見他！

校長 他會見我的，你看回過頭！

〔馮允平由客廳上。看見她們箭拔弩張的情勢，他楞住了，站在屋心，不再前進。〕

馮 怎麼了？

夫人 〔趨前。〕不怎麼！她愛你！

〔她衝出小門。〕

〔馮打算追她回來，遲疑了一下，立刻轉回身，過來坐在沙發上。〕

馮 你們吵嘴來的？

校長 沒有什麼要緊，你知道她的脾氣。她一會兒就跟我好。

馮 我跑的很累。



校長 說是你一早出了門。我等了很久。

馮 等我？

校長 我來告你件怪事。昨天黃昏，有人到學校探聽你的消息。

馮 (凝神) 什麼人？

校長 起先門房上來回話，我只當做你的朋友？可是今早又有人來探聽，而且據門房上人講，校門左近總有人轉來轉去，像是守着什麼人出入。

馮 噢？他怎麼個問法？

校長 詳細我不知道。不過就底下人講，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穿了身藍布褂子，樣子怪像學生，一進門房就問：有沒有位馮允平馮先生。

馮 奇怪！怎麼會問到你那兒去？

校長 怪的是第二早晨又有人來問。這回換了個五十多歲的人，也是一進來就問馮允

平馮先生。口氣挺像個老朋友。門房回了句沒有。於是他問有沒有位姓譚的。

馮 朋友裏沒有人知道我姓譚，也沒有五十歲的人。

校長 一定有人想知道你的行止。

馮 難說。

校長 你新從南方來，不定引起官方的注意？

馮 也許。

〔他站起來，在屋心徘徊。〕

校長 這兩天你出門，不覺得有人尾隨？

〔馮搖搖頭。〕

校長 好些人糊里糊塗失了蹤，你應該小點兒心。

馮 〔站住。〕你沒有告訴她——令妹？

校長 沒有。

〔馮點點頭。〕

校長 你還在這兒住下去？自然，住在廳長府上，又是太太的表親，再保險不過。

馮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離開這兒。

校長 怕女主人不让你走。你看的出來，她很戀着你。

馮 不過我走了，會跟我沒有來一樣。

校長 是說你是說她？

馮 都可以說，不過我的意思更指着她。

校長 你這回跟她住了幾天，應該有點兒滿足，補起十年來的憾記。

〔馮點點頭。〕

校長 (起立)。那麼你走好了。

馮 我理應謝謝你。

校長 沒有什麼。我倒應該謝謝你，因為你，我學校多了一千塊錢基金。（兩人握手。）你大概不會再到我那邊去。

馮 大概不會。

〔夫人重由小門上。她笑喜喜的，差不多另換了個人。〕

夫人 （向校長。）姐姐，怎麼你要走嗎？

校長 是的。這麼快，你平了氣？

夫人 根本我沒有生氣。

校長 （向馮。）你親眼看見她跑出去的。我倒不管她生不生氣，不過她謾謗我的名譽，是要提出抗議的。

夫人 我留你用午飯，算和解了罷。

校長 我出來了一早晨，這時得回學校看看。改一回，你得恭恭敬敬寫個帖子來，我再來領情罷。

夫人 真地，你不用走，回頭廳長出門，家裏只我一個人。

校長 (向外行) 我給你荐舉位陪客。

夫人 我要你陪。

校長 也要我親你嗎？

(她笑着向客廳跑出去。)

夫人 我不拈掉你的嘴！

(她追出去。)

(馮站在那裏，唇邊掛着微笑，始終沒有動，靜聽着遙遙傳來的「再見再見」彷彿醒了過來，他預備由小門下。

〔男僕由小門上，閃在一旁。等候廳長進來，廳長披着青斗篷，戴着絨帽，出門的樣子，看見馮，他點點頭。〕

廳長 (向馮) 早晨沒有出去？

馮 剛回來。

廳長 噢！天氣還好。(向男僕) 請白先生這兒見。

男僕 是。

廳長 備汽車。

男僕 是。

〔男僕由客廳下。〕

廳長 你有事，請便。

馮 是。

〔馮由小門下。〕

〔廳長行近圓桌，坐在沙發上。〕

〔稍緩，白振山在帘邊出現，看見廳長，遠遠鞠下躬去，然後趨向前面。〕

廳長 你坐下。

白 不敢。

廳長 坐下好說話。

白 是。

廳長 你快點兒說，我出去還有個應酬。

白 是。（坐在沙發側緣上。）這是關於逮捕那個姓馮的事。

廳長 我記得，我記得。他叫什麼來的。

白 馮允平。

廳長 是的。你偵察的怎麼樣？有沒有這人？

白 有這人。

廳長 好的很。捕住沒有？

白 困難就在這上頭。不敢欺瞞廳長，這得買通幾個得力的眼線，因為，廳長明白，我們隊裏沒有人認識這姓馮的。

廳長 他藏在什麼地方？

白 現在不敢說一定。有些嫌疑地方，已經派好了人看守。

廳長 那就好辦。只要面生，形迹可疑，你就下手好了。

白 直到如今，還沒有遇見這樣人。他既然是南方派來秘密工作的重要人員，一定輕易不拿把柄給人。

廳長 照你說，這很難辦。



白 廳長無妨先預個賞額。

廳長 賞額？

白 (斗膽) 是的。好些地方都得用錢。例如買通眼線，就要一筆開銷。依職下看，廳長撥下一千就成。

廳長 胡說！一千塊錢，搵個革命黨，還不定搵的住，搵不住！

白 現在革命黨看着不要緊，將來裏應外和……

廳長 放屁！這也是你說的！

白 是，是，職下該死！不過，這是廳長的恩典，多少當下點兒來，底下人好歡歡喜喜辦事。

廳長 他們不關薪？

白 是，是。

廳長 你們這些辦官事的人，見月領了薪，湊不算，處處還要講價錢。總部公事交我時候，

說好了多少來的？我這兒警餉沒有着落，天天跟總部商量，你這兒賊沒有捕住，先叫上頭開支票，有這樣道理嗎？

白 是，是。

廳長 你跟了我多少年，官場上這點兒事還不明白？

白 是，是。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廳長，車備好了。

廳長 就走。

男僕 是。

〔男僕于原路下。〕

廳長 (起立) 叫你手下人多用點兒心。

白 (起立) 是，大人。

廳長 (向外行) 等人捕獲以後，那時百兒八十，我再向總部請。

白 全仗大人體恤。

(廳長向外揚長而下。)

(白深深一躬下去，已經沒有廳長影子，他才站直了，回過身，做鬼臉，吐舌頭，彷彿恐懼過去了，起而代之的是輕蔑，戲弄，報復。聽見輕快的步聲，他立即嚴肅起來，而且是要出去的樣子。)

(夫人由外上，一看屋內換了人，而且不是意中人，立即收住步，改了面容。)

夫人 呵！白先生！

白 (奉承) 是，太太。太太好，我這兒正有樁事跟太太報告。

夫人 怪了，你有事跟我講好，我們這邊坐下談。

白 是，太太。

〔他等夫人坐好了，坐下。〕

夫人  
什麼事？

白  
先請太太過目一樣東西。（從衣袋取出公函，抽出公文，呈上。）這兒是太太請看。

〔夫人接過一看，很是驚恐，但是她不言語，極力表示若無其事的鎮靜。現在她明白馮允平了，彷彿她受了騙，心上是傷痕，這傷痕一直牽動她的尊嚴，所以她沒有喊出口，反而啞着。〕

〔白觀察着她的表情。她也曉得他觀察着她。她一擡起頭，他就移開視線。〕

夫人  
是廳長交下來的？

白  
廳長交下來的。

夫人  
你探出什麼消息沒有？

白  
這，剛有點兒眉目，稟過太太，我就布置。

夫人  
你方才跟廳長談的就是這個？

白 就是這個。不過，太太明白，上頭向我要人，可是交的出交不出，又是底下人的事。

夫人 假定你交不出。

白 遵照太太的意思。

夫人 我沒有意思。

白 是，是，假定我交不出。

夫人 那，你怎麼樣？

白 我回廳長句話：人已聞風遠遁。

夫人 那麼，廳長呢？

白 廳長回總部一封公文，說查得並無此人。

夫人 （差不多扔出手上那頁公文。）假定你交的出。

白 這，沒有這個假定的道理。

夫人 爲什麼？

白 太太明白，上頭沒有賞額。

夫人 (微笑) 廳長不給錢。

白 是的。

夫人 你意思是多少？

白 我跟廳長說了個一千的數目，他罵我胡說。

夫人 譬如有人送你一千，你放他走嗎？

白 我放。

夫人 是你說的？

白 我用人格擔保。

夫人 (起立) 等等，我上裏面就回來。



白 是，謝謝太太。

(他趨前取起支票，仔細密看。)

夫人 (鄙夷) 不是假的。

白 (急忙收起) 那兒話！全憑太太栽培。

夫人 你們只認識現洋。

白 不，不是，是。

夫人 明天見過廳長，你再見我。

白 是。我知道怎麼交代。

夫人 好，明天見。

白 是。

夫人 對不起，送路煩請王先生進來。



白 是我明天早晨來。

〔他向客廳下。〕

〔夫人望他走出去，然後回身撲在沙發上，嗚咽起來。她需要哭，彷彿情感過分緊張，不得不發洩，又不能發洩，她感覺有人由小門上來，站在她前面，靜靜地，同情地，看着她漸漸恢復原狀。她發見馮允平，因為無法而且無從掩飾，索興不言語。〕

馮 我說過也許不辭而別，現在我一想，還是說聲應該。謝謝女主人的恩情。

夫人 〔啞着嗓音〕你坐下。

馮 我特來辭行。

夫人 知道了。我正準備你走。你坐下，聽我給你安排。

〔馮只得坐下。〕

〔王祕書在帘邊出現。〕

王 是太太叫我？

夫人 (打起精神) 對不起，王先生。你現在還是給我天津去一趟，把趙大夫請來。

王 是。不過還得乘下午四點車。

夫人 不用，坐我的汽車去。

王 (躊躇) 我還沒有用午飯。

夫人 你路上用罷。

王 好好，一樣的。

夫人 車備好了，請進來說一聲。

王 是，是。

(他由原路下。)

夫人 要是你上天津的話，不妨坐我的汽車去，好在是個順路捎帶。我想你不會不上天

津。從天津可以搭船去上海，從上海可以換船到廣東，是不是？

馮 (微笑) 你安排的很好。(想吻她的手) 你是人世頂高貴的女子。

夫人 (縮回手) 少肉麻點兒！

馮 是我錯。對於你，應該用靜默感謝。

夫人 (譏誚) 謝謝你的靜默。可是，或許我沒有理由問，不過話到了口頭上，嚥下去也沒有用。現在，請問，你的事情全辦妥了嗎？

馮 全辦妥了。

夫人 那麼，請你原諒我的直率，你來真地是爲我嗎？

馮 不是。

夫人 連原因之一也不是了，是不是？(不等他開口) 你欺騙我的熱情，你欺騙你的老朋友，你欺騙我的一切，你欺騙我，你知道嗎？

馮 不是欺騙，用不着欺騙。

夫人 那麼，你這善於措辭的革命家，又是什麼？

馮 是隱瞞，是一種事實上必需的顧慮。

夫人 顧慮我出賣你，賣給我那位廳長大人？

馮 不見得。因為說實話，我沒有向你解釋的必要？

夫人（大怒）利用我，是不是必要？困住你的嘴，我不要聽你的！我聽够了，聽够了你的甜言

蜜語！我也看够了，看够了你無恥的行徑！你把我當做個什麼東西！我就這麼不配做你的知己？昨天你還親我，對了你還分的出心勾引我！你知道嗎？昨晚我已經走到你門口

又走回去，你知道嗎？你不知道我多麼愛你！你看事看的那麼高貴，看愛看的那麼卑賤，還不如采野花，一脚踩在鞋底下！那你爲什麼來見我，你這麼看不起我！你這人面獸心！

你就沒有拿我當人看！不過，我也是人，我也做給你看，你這負心賊！我還盼你跟我在一

起，在一起避暑，快快活活過上一夏天！可是你打心就沒有我！好像只有你一個人配活着，此外都是多餘！可是我還偏活了！給你看走，走你的！我不留你！

〔馮默然起立，伸手告辭。〕

夫人 呵！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來，坐下說句話，直到如今我還沒有聽見你開口！（強他就坐。）我說的太過火，我不見怪你，是不是？（溫柔地。）你不知道我多麼愛你。我性子一上來，就忘掉了分寸。我想愛人的人都是這樣，你敢說不是？

馮 我傷了你的虛榮是真的。

夫人 不管牠，你讓我傷心是真的。說，讓我聽聽你的聲音，以後我們也許沒有機會再碰見。要是你再到北邊來，你還來看我，是不是？

馮 （握住她的手。）我怕不能夠。再來的時候，不像現在，我會攙在我那一大羣夥伴裏面，興興頭頭，唱着歌，喊着口號，換個樣子。你想不到的熱狂樣子。

夫人 (苦笑) 我明白, 我明白。我不會等你等到那一天的。現在, 你還恨我嗎?

馮 恨你?

夫人 我從前不肯嫁你。

馮 我早忘掉了。從前的事我沒有工夫來想。

夫人 你爲黨一定忙的利害。見天早晨你都在外面, 做什麼? 我簡直想不出, 怎麼個革命法。跟你那些朋友, 商量, 聯絡, 埋伏, 破壞, 對不對? 你一定是個小頭目, 或者大頭目。你知道嗎? 你的祕密我全曉得了哪。你奇怪, 是不是說來也可笑, 我花了很大價錢買來的, 有點兒不值, 怕是不管牠, 反正我花了一千塊錢買來了點兒意外傷心——我是頭號傻子, 做的還都是頭號傻事。

馮 有人想獸我, 是不是?

夫人 我奇怪的是, 人家怎麼知道你。

馮 會不會把你也疑心到裏頭？

夫人 疑心我什麼？

馮 你我的友誼。

夫人 我當疑心我是革命黨哪。別的話，我們這樣女人也不放在心上。你以為我做了廳長太太，就真正地正正經經做起人來了嗎？也許別的女人會這樣子，我雖說糊塗，也不會一點兒人的意味不留給自己。我老想法兒活着。猶如一盆花生在窖子裏頭，我能够怎麼舒展，就盡量舒展。

馮 這未嘗不是一種生存的道理。

夫人 你的話倒像回子事，口氣怕沒有那麼恭敬。我再傻也聽的出來。不過，你要我怎麼樣？別瞧我一灘死水，見了縫兒也是鑽。這正是我那點兒小得意處。我不比你男人，一賭氣，走遍天涯鬧革命，鬧的丟不開手，命也陪在裏頭。你敢說，你鬧革命不是賭氣？

馮 一個警察廳廳長太太絕不懂什麼是革命的。

夫人 至少她比一個革命家懂的爱情。

馮 我不知道。

夫人 (跳起來，慘笑。) 你不知道？我的允平，允平，你不知道？喝，喝，他不知道，我的小草

命家哪！(在他面前站直了。) 我不喜歡你這樣寡言——寡味——連動作也寡的英雄！

(看見他的臉抽搐。) 你身邊沒有帶顆炸彈？或者手槍？

馮 做什麼？

夫人 要是我，先炸掉一個警察廳廳長。

馮 (微笑。) 你以為他配嗎？你太看高了你丈夫！

夫人 (思維。) 你的話也有道理。到了性命關頭，他頭個投降。來，聽我句話，要是我跟你走呢？



|馮 你?

夫人

我。

|馮 馬上?

夫人

馬上。

|馮 我不信。

夫人

你跟姐姐一樣，不信我會走！

|馮 她對。

夫人

你那麼看不起我？

|馮 不，你看人生看的太兒戲。我們沒有法子在一起。不可能。

夫人

(呆了呆，強笑。)然而你來看我。

|馮 我來看我十年前愛過的女孩子——我理想裏面的，夢想裏面的——一個已經

死去了的女孩子。

夫人 死去了？

馮 要不是我夢醒了。

夫人 你知道我現在想怎麼你？我想一槍打死你！（看見他不言語。）不！我們永久是好朋友，不是我們這齣戲還沒有唱，就收了場，不有點兒太快？心裏有點兒遺憾，不覺得拉拉手，你該走了！

（馮起立，同她珍重道別。）

（王祕書在帘邊出現，看見他們握手，不覺楞了楞。他咳嗽着。）

（夫人轉過身，看着他。）

王 車備好了，我這就走。

夫人 好罷。譚先生要到天津去一趟，捎帶着他，你一道也不寂寞。

王 (懷疑) 譚先生跟我一塊兒上天津?

夫人 他另外有事。

王 是，是。那麼，馬上就走?

馮 好，我們一同出去。(向夫人) 再見!

夫人 (向馮) 再見! (高聲) 再見!

(她向前送了兩步，扶住茶几，便不動了，望着他們的背影。

幕(全劇完)

# 另外一羣

獨幕劇

人物

廚師 老僕 馬夫 女僕 花匠 小丫頭 男僕 少爺

一個柔軟的聲音

一個很小的旁院，毗連正院，廚房同花園。左面是一間小房，從窗下望來，只見到那兩扇矮而窄的暗綠門，和門旁四四方方的小紙窗。牆隅有一個貯水的磁缸，旁列灑盥箕帚之屬。然後爲花園的短垣，中有一小門，閉住。右面爲走廊的尾端，通到正院。

廚師繫着一條油污而變灰的白圍布，吸着香烟，坐在外欄杆上；老僕站在院心，馬夫倚着花園的小門側，腿斜交住，神情頗類流氓。他們的視線都集中在那面小窗戶上。女僕由走廊內出來，大家並未覺得。

小屋裏面透出啜泣的聲音。

廚師 聽！還哭哪，好像沒有一個完了，吵得天也要塌下來，這不要臉的東西。

老僕 哭罷，看她怎麼出這屋子，怎麼見我的面！

馬夫 哈哈，哈哈。

老僕 笑什麼？你好無故地發瘋了。

馬夫 哈哈，我笑你這份神氣，活像你是她祖宗。

老僕 當心雷劈你！我應該管她；你不知道，太太已經叫我去罵了一頓，說我老瞎了眼，

管家管出這種醜事。（回頭向廚師，瞥見女僕。）這是我的擔當——你做什麼來太太呢？

女僕 老掌管，太太讓我來聽她，到底死了，還是活着。

廚師 你聽！她還哭哪，那小孩子這許久不叫喚了。

老僕 太太現在做什麼？

女僕 太太剛起來，昨天的氣今天還沒有消下去，眼圈都黑了，臉龐也像掉下兩塊肉；我在收理牀，她對梳頭娘姨說，「我這家還算什麼家呢？將來我還信得過誰呢？我的頭了！我的了頭！」你聽，太太可真動了氣，也難怪，這事情太掃臉，太意外；太太說得對：「不單我沒有光彩，大家一樣丟體面。」

老僕 是的，這正是太太訓我的話。

女僕 隨後娘姨勸她平下心去，說木已成舟，太太實在犯不着生那樣大的氣，傷了自己身子。後來太太從桌子上取下鏡子來照，哭了，捧開牠，說：「天呀！我的眼，圈也黑了，臉也凹下去了，只不過過一夜的光景……」她這回真生了氣，我從來沒有見過。

馬夫 你們猜，爲什麼太太這樣大的氣性？

老僕 光事就够人氣死的。

廚師 自然。再說，她是太太一手帶大的了頭，平日百般愛惜，出了醜，不用說，格外傷太太

的心，倒像她家教不嚴，惹下這丟人的話柄。而且傳揚出去，我敢保西城三姨太曉得了，背地要笑太太一個死，還有孫姨太，劉四太太……

女僕 你們說的都對。我也這樣想。伺候太太頂體意的要數她，如今這麼一來，像我們粗手笨腳的，越發招惹太太生氣。那裏再尋她那樣的丫頭呢？從小養大的女兒。

馬夫 哈哈，都不對，我說。

老僕 呵，又是你你說怎麼樣？

馬夫 太太喫醋哪！哈哈，哈哈。她喫自己丫頭的醋哪！

老僕 胡說八道！

廚師 怎見得呢？

女僕 我不明白。

馬夫 （走向前，正經其事。）這還用說？你們想，老爺有好幾天不著家了，偏巧在這時候。上

房的了頭，除去老爺自己——你們想想，爲什麼太太要生那麼大的氣，這是樁小事。我  
要是那姦夫的話，捱一頓打，上頭把媳發配給我，不也就結了嗎？犯不上芝麻大的事，也  
要一鼻子氣。

女僕（點頭）哼，我也就說哪。

老僕（怒）你滿嘴的壞話！我要辭掉你，你這混賬東西！（回身向大眾）不要信他，這幾  
年我沒有聽他說過一句像樣的人話。（向馬夫）你在這裏做什麼？到你馬號去！

馬夫 到我馬號去！是你老人家出門，要我套車嗎？

老僕 這東西裏簡直沒有我！看我回過太太，辭掉你！

馬夫 辭掉我倒好辦，回頭誰給你老人家趕馬車？他向大家擠眼，然後推開花園門溜下。

老僕 這付賊眉眼！

女僕 哈哈，哈哈。



老僕 (向女僕) 你幹什麼來的？仔細太太罵你！

廚師 聽她又哭起來了。(向女僕) 去看一看這可憐的孩子，也許她是餓的哪，從落草

到現在她還沒有用過東西。

女僕 (腳踢) 我不進去也不行嗎？反正太太不知道底細。

老僕 進去；那怕叫她不要哭也好。太丟人，還這樣驚天動地。

(女僕推開小門下)

廚師 這種事，我真想不到會落在她身上；她，我們沒有不疼的，而且太太說，就要替她選一門好婆婆家，闊闊氣氣嫁出去。她平常那樣溫柔，說話低低的，走路不慌不忙，大大方方，見了熟人就笑，見了生客就問候。記得我來的時候，她剛梳兩個小鬚鬚，給我們少爺揩臉，還得跪在凳子上哪。——聽她不哭了；一個姑娘家，抱着一個肉娃娃，在一間冷屋子裏頭，真得吓哭的。

(從內欄杆下傳來一聲嘆息，接着重複道：「真得吓哭的。」隨後又是一聲嘆息。)

廚師 誰呵，陳大爺！我以為你走了哪。

老僕 他連動都沒有動，還在石頭上躺着，臉朝着天，樣子很舒帖，他像什麼事也沒有。

花匠 (坐起，後腦向着觀眾。) 爲什麼我沒有事？我躺在這裏想——想——

廚師 想什麼？

花匠 我想不出來。你們告訴我，她應該怎麼辦？

老僕 (吸起煙來。) 沒有人知道。太太也許轟她出去；也許送到太太南邊娘家去；也許等

孩子死了，還留下她使喚。

廚師 可是方才我還聽見小孩子哭！他叫喚得跟廚房案板底下夾住的小耗子一樣，真

也叫人心跳。

花匠 不過趕她出去，她投奔什麼地方去呢？

老僕 誰也不敢說。她是太太從小養大的；沒有人知道她的來歷，就是太太自己怕也忘掉了。是我從她爹媽手裏領來的，她是又哭又踢又鬧，好容易哄住，跟着我們待了下來；這差不多有十來年了，我一點也記不起她爹的名姓。我們再沒有會見。那也許不是她的真爹媽；這類騙錢的事常常有。

花匠 (站起，繞到前面。) 那麼，誰是這孩子的爹？

老僕 我說過我早就忘掉了。

廚師 (如有所悟。) 我明白了，他說的是那姦夫。

花匠 正對，現在他應該出來認這個錯。只有這麼一個辦法，我想不出別的來。他一認錯，天大的風雲也消散了。

老僕 我不知道是誰。我要是知道，一定趕掉他，這不成人的東西！

廚師 你以為是我們下人誰嗎？

老僕 自然。那怎麼能夠是老爺？這只是馬夫的混賬話。沒有這種不合情理的怪事。

廚師 可不是，我也跟你一樣想。太太平日的防範頂嚴。老爺又不常在家，總在幾位姨太太那邊。這絕不會是老爺。他頂講德行。

花匠 要是少爺呢？

老僕 （過來盯住他的臉。）你憑什麼血口噴人？少爺輕易不在家。再說少爺是多大人物，在洋學堂唸書，見過闊家小姐不知有多少，會看的上她，一個丫頭！你這人越老越怪。

花匠 （頗不安適。）我只是隨便說說。天下事往往叫人料不盡。

廚師 真得，誰也想不到那樣一個好姑娘會生私孩子。

（小丫頭由走廊跑上。）

小丫頭 （向老僕。）老爹，老爹，張媽呢？太太叫她。

老僕 在那屋子；你去叫她出來。

小丫頭 我不敢。太太說那屋子鬧鬼。我站在這兒大聲喊她罷。張媽！張媽媽！

（女僕從小門內探首。）

小丫頭 太太叫你有事快去罷！

（女僕縮回身。）

小丫頭 她一點不害怕，老爹。她又進去，好像不再出來了。那裏頭不是有鬼嗎？我還沒有到這屋子來過。

廚師 小孩子不准多嘴；多嘴夜裏要見鬼的。

小丫頭 （恐懼）那，那。

花匠 （握住她的小手。）他吓唬你的，沒有鬼，這屋子從前我就住在裏頭。

小丫頭 現在裏頭有人嗎？

（女僕推開小門上。）

女僕（她的臉上掛着淚，顯然被一種淒涼的情景感動住。）呵，不要大聲說話，我在屋全聽得見。可憐極了！她躺在草席上，臉上就像貼了一張紙，還要發黑，簡直像秋天的樹葉子；頭髮亂的跟乾草一樣，那蓋住的臉也瘦多了；眼睛像兩個黑窟窿。她只是哭，說她寧可死，也不情願太太替她難受。她一點氣力也沒有，要不了的話，我怕她就會尋死的。

花匠 小孩子呢？

女僕 我問她，小孩子呢？她掀開她身上的血褥子，呀！就在裏頭跟她一起躺着。怪白淨的，我瞧他很像——

廚師 像誰？

老僕 像誰？

花匠 像誰？

女僕（承上）一個落了難的公子。屋子黑黑的，我也沒有敢多看那肉東西，他媽扶住枕

頭只是叩頭，讓我求求太太，替她留下這孩子，到了陰間她也感激呵，太慘了！我學不來。  
後來我想到一樁頂要緊的事，問她誰是這孩子的爹。

廚師 是的，是的，這頂要緊。

老僕 她說是誰？

女僕 她臉青了，咬住牙關不肯講，說有錯兒她一人擔當，不願牽連上別人。我簡直沒有法子奈何她。

小丫頭 你們說的是不是我梅姐姐呀？

女僕 (驚) 哦！我忘記太太叫我了哪。

(她由走廊忽忽下。)

小丫頭 (向花匠) 是不是我梅姐姐在這屋子？我整兩天沒有見她。她有了小孩子。那一定好玩極了。

老僕 回上房去罷，你真多事！

小丫頭 （望小門。）我真想——老爹，我進去看一下娃娃好嗎？

花匠 （微笑，搖頭。）你不要進去；那裏頭有鬼。

小丫頭 （脫開他的手，跑向小門，往內聽。）是梅姐姐，她哭哪！（回頭望老僕，畏怯。）我不進

去。我想聽聽小孩子的聲音。什麼時候聽到他的小噪子，我就回去。

（她安安靜靜地坐在窗下的矮凳上。）

廚師 梅姑娘的話很動人。她要孩子活，一個人受罪；這女孩子真好。不過我們應當問出那姦夫來。他逍遙在法網外頭，真不對；這人太沒有心肝。他害了這小兩口一輩子。

花匠 我們總得小點兒心，免得誣賴好人。

老僕 我想不出壞人是誰；我瞧不出誰頂壞。

廚師 我們已經說過，老爺跟少爺絕不會。在其餘人裏頭想想，逃不出上上下下這一家



大小。

老僕 那麼你猜是誰？不會是馬夫，我明白他不過是一張油嘴，也不會汽車夫，他們輕易不能到上房走動的。

廚師 我怕是——其實是瞎猜，不過平日他很留神她——

（花園小門動，跑進男僕。）

廚師 （低聲。）我說的就是他！

男僕 哈！你們都在這裏，像開會。（指着小屋。）她怎麼樣啦？（走近花匠。）她怎麼樣啦。（花匠搔首，看着老僕；男僕走向小丫頭。）噫！你坐在這裏，像條小花狗！告訴我，你梅姐姐現在怎麼樣？

小丫頭 （以手作勢。）別嚷！她在裏頭哭哪。我坐到這裏，娃娃還沒有叫喚過。我就爲聽他叫喚。

男僕 (向門內細聽) 倒像眼淚不是她的! 她有一大盆眼淚! 傻東西! (轉身向老僕) 老當家的, 我剛從東洋飯店回來。

老僕 (冷然) 去做什麼?

男僕 (坐石階上) 我不清楚我爲的什麼。我跟瘋子差不多; 我想我快瘋了。我從這裏跑到那裏, 心也不在腔, 眼也沒有長在臉上, 簡直不知道我要, 我該做些什麼。看見什麼我都不想笑, 我大笑起來; 笑完了我就想哭。昨天太太吩咐我上市場買幾斤梨, 我綽了一個音, 在街上愧了來, 愧了去, 後來走進乾果店秤了二斤栗子。我回來挨了一頓罵, 罵得我痛快極了。太太問我心長在什麼地方, 怎麼一個一個都帶着倒楣相。可不是, 我的心長在什麼地方呢? 反正不在我的腔裏頭。

老僕 你就欠揍。

男僕 有這種怪事, 她會生孩子! 平日她比石頭還冷還硬, 如今會這麼吓人一跳。我越想

越不是滋味。我早就知道上頭的意思，打算把她配給我。我說不出來地高興。你們也不見得不知道。可是有什麼用？我看她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來，還當她有了病，她總躲着我，躲着人。後來我猜出了點兒。我把這攔在自己肚子，從來沒有告訴過人，可是我那份兒苦，就跟我要生養一樣。果不然水落石出，有了今兒個！太太要轟她的，可是轟她出去，她還不就是一個死？我想去上頭求情，又害怕，又覺得自己不濟事。於是我跑去求少爺，他讀書明理，一定可以幫我們下人的忙。我曉得他常在什麼地方，我跑到東洋飯店去問他，果然一找便着。我把事一五一十告訴了他；他一點都不曉得。他答應盡力幫梅姑娘的忙。我歡喜得笑出來了。他想不到梅姑娘會遭這種事。我先跑回來；我的頭都暈了。

小丫頭（跳起，拍手）小孩子哭了，跟小咪咪一樣！我聽見了！我告訴太太去。跟小咪咪一樣。

（她由走廊馳下。）

老僕 (向男僕) 你這混賬東西! 我告訴你明早你給我滾, 連鋪蓋一起滾!

男僕 (手掩住臉) 罵你的罷。罵你的罷。

花匠 (過去坐在他一旁) 不要糊塗, 這不是兒戲事。說實話, 那孩子是誰的? 你始終沒有講明白。

男僕 那私孩子?

花匠 對。那是你的? 我不信。

男僕 不過那要真是我的?

花匠 你先挨一頓板子, 以後我們一齊替你求太太, 叫她和你團圓。或者把你們統統趕出府, 也難說。(向老僕) 是不是, 管家的?

老僕 對, 對。先得狠狠打一頓。

男僕 那麼, 聽我的! 我就是那孩子的爹。

(花匠站起，搖着頭，走開。老僕和廚師都有些驚呆。)

廚師 (向老僕。) 我早就斷定不是別人。他常在廚房挑逗她。她不睬他，不過這擋不住

他輕狂。我勸過他，他不聽。太太知道了，不知要生多大的氣。

老僕 我得立刻回上太太。他得挨一頓大板子。

廚師 不這樣不能警戒下次。是該教訓一頓。我早就告訴他過，不要欺侮人家無知的姑娘，這作孽的。可是他聽不進去。人總是這樣。

花匠 (走近他們。) 不過，梅姑娘也得先問個清楚。我們不能不先顧到她。只有她的話才靠準；她已終叫人誤了，我們不要再誤了她。

男僕 (跳起。) 讓我自己去問她！讓我問她！這只有我——

老僕 (走在他和小門中間。) 不能夠！任誰也不能由你！

男僕 你聽！她在裏頭哭哪！

老僕 我不管；等太太吩咐下來再說。眼下我不許你見她。如今是我做主。回去，到你下房等板子去。這不是你站的地方。（趨小門前，靜聽。）還在哭着！讓我來問一個乾淨。別人不成，她不害怕。

（他推開小門，進去。）

廚師 （向男僕。）他們說不是你，可是我想，還有誰你自己給我講過，你歡喜她，願意太太有一天把她賞給你，你那一舉一動——我不說了，反正你得改過才對。娶了女人，成了家，我告訴你，你就得另換一個過法。不然錯上加錯，你就害苦了她。人家會活活把你罵死。一回錯不算錯，我們替你往上頭求情去，太太看開一些，總可以完成你們小兩口的心事。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阿彌陀佛！你聽她在裏頭只是哭，眼前不見一個人照顧，這都是你害了她。

（男僕立在窗前，精神完全注向屋內。）

花匠 你的話頂對不過。我年輕時候愛過一個街坊姑娘，後來弄不到手，一賭氣我離開了老家。其實害她也不難，不過我沒有那壞膽量。害自己不要緊，可是平常總要捎帶別人。話說回來，我不信是他。

廚師 (指男僕) 你不信是他？那麼是誰？

花匠 你剛才講的好，他愛梅姑娘，梅姑娘不愛他。那怎麼能成呢？女人有一股怪脾氣。逼不來的。

男僕 (自語) 糊塗蟲！嘴真硬！

廚師 (向男僕) 你聽屋裏說些什麼？

男僕 (走向石階，倚住欄杆) 我聽不清。只有哭。

花匠 (倚住水缸) 別瞧我從年輕過來，我還就是不懂年輕人，那麼容易脫了籠頭。要是籠頭錯，就是年輕人對。

廚師 籠頭沒有什麼錯不錯，至看鬆不鬆。年輕人好比是壞馬，一來就撩蹶子。你敢說，  
（指男僕。）他沒有先存下壞心思。

花匠 人不怕做錯了事，就怕沒有良心。

廚師 唉，你的話對。

花匠 我怕以後沒有那樣一個梅姑娘陪我們說笑了。

廚師 可不是太太一生氣，就許攆她走。

（老僕由小門內出；他用袖子拭淚，很受感動。）

男僕 （向前。）怎麼樣她招認了沒有？

老僕 我應當怎麼說？她簡直不是我的梅姑娘。她向我哭，求我不要弄死她孩子。她還以爲太太打發我來抱走她孩子的。我真難受。（坐石階上。）她瘦得還不如這根柱子。

花匠 她應該喫點滾兒粥。



老僕 我原打算數說她一頓，可是我沒有，我簡直不清楚我講了些什麼。我陪着她流眼淚。這怎麼免得掉。她是我養打的女兒。她把孩子給我看，問他該死不該死。那小東西凍得直哆嗦。是的，我得給太太回一個明白。

廚師 你問誰是他爹沒有？

老僕 我問她，逼她，她背轉臉向着我。不理會我。

男僕 那不是別人，是我。

老僕 我拿你問她。她回得很乾脆，說不是你。（站起，撫男僕背。）你是好人，我明白，想做一樁好事，不過這勉強不得。你的心要是還不死，如今可也該死了。就是你娶過她來，你總有一天不會饒她的。

男僕 我饒她。

老僕 算了罷，沒有人知道明兒個的事。

(女僕由走廊內上)

女僕 大師傅，太太等着用點心，快點兒！

(廚師由走廊下)

老僕 太太在做什麼？

女僕 馬夫的話一點也不錯，太太很生氣，正因為怕那肉零碎是老爺不明不白的孩子。我進去的時候，她正對娘姨講，非處死梅姑娘不可，我沒有聽全，不過我聽出了她這意思。

老僕 太太錯疑了心，老爺絕不幹這種下流勾當。我有許多話得回明太太。你沒有事，就留在這裏罷。她一個人很孤單；她不住地哭，好像她哭得掉她的罪過。你陪她坐一會兒罷，孩子怪可憐的。(在走廊口，向男僕。)你留在這裏沒有用，走罷。

男僕 不過我想——

老僕（怒）我叫你走——（揮男僕前行。）哎，這才像一個男人家！

（他押着男僕下。）

女僕（向小門走）「孩子怪可憐的，」我簡直不信我的耳朵。她還哭哪！（回身，忽然）喂，

你想誰該是那爹？

花匠 我不清楚；不過你想還有誰？

女僕（點頭）我也猜到這裏了。怕只有他——你明白，這太壞了！

（她搖着頭，推開小門下。）

花匠（坐在外欄杆下，背倚住，面向前。）「這太壞了，」唉，我早就這樣想。天天厮守着這

麼好的一個丫頭，誰禁得住學壞呢？可是如今他還不出頭，這真太壞了。唉（枕住自己

的胳膊，他睡倒在石階上。）我真替梅姑娘發愁。

（花園小門漸漸移動，一位時髦裝束的青年向內探頭，隨即露出全身。他向四面望，並未覺

察到躺着的工匠，一目盯在小屋窗上。他走到下面，靜聆。）

少爺（自語）她在哭！她在哭！我的心直跳，好像我站在公堂上招口供。（躊躇。）其實我見她一點沒有用。不過，我也想看看那孩子，是死了，還是活着。我簡直說不上我要他活，要他死。死了也許少些麻煩。（靜聆。）屋子裏頭像是有人在一起說話。（工匠咳嗽。）呵，有鬼！（回身，看見工匠。）是你，老陳！起來！你一個人在這裏？

工匠（微驚；坐起）少爺！

少爺（指小屋）誰跟她在—起說話？

工匠 張媽。梅姑娘整整哭了好幾天，誰聽了也難受。你來得真晚。

少爺 你低點兒聲。（坐欄杆上。）這幾天我在外面忙，家裏事簡直不知道。我剛才聽到她的壞消息。我趕着跑了來。我的心亂極了，一點沒有主意。我怕我來了也沒有用。

工匠 你早就明白她要添孩子。

少爺 可不是！我爲這個發愁了好久。我私下問她，她說事到臨頭沒有法子，只好捱一天。是一天，不過不管怎麼樣，要是我不情願，她絕不說出我來。

花匠 可憐的孩子！這是你的事，你就不該問她。

少爺 你叫我問誰呢？我擋不住她生孩子。我又不能把她偷偷接出去，落了地再送回來。

花匠 你何不痛痛快快向老爺太太說明白。

少爺 這正是我爲難的地方。（稍緩）我也想到唯一的活路是明路。不過這不成，對我不成。你不是我，不清楚我的苦處。頭一樣，我就沒有法子開口，再說，老人家知道以後，結果怎麼樣，我真怕。爹也許趕出我，不認做兒子；也許我就得娶她做太太。你知道，這都不成。

因爲——

花匠 因爲你沒有存下好心。

少爺 不是我不要她，是我不能娶她。娶了她，我那一把子朋友要笑死我。這會毀我一

轎子。我先勾上媽的丫頭，生了私孩子，隨後又娶她做正式夫人——不，不，我沒有那份膽子。

花匠 她比你膽子。

少爺 是的，是的。

花匠 她咬定牙是她一個人的錯。

少爺 (站起。)我簡直對不起她，這全是我不好。我從來沒有替她打算過。我只是玩玩，誰

想玩出這些麻煩來？

花匠 不是麻煩，是人命。

少爺 如今也晚了。

花匠 (站起。)不算太晚。你要不要見她？

少爺 不過我怕——

花匠 不要緊，我替你叫出張媽來。用不着瞞她，她已經猜出是你了。賞她點兒錢，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少爺 你看是不是我非得見她一面——

花匠 你得見她，那怕這是末一回。

（女僕從小門內探身，然後在門限前立住。）

女僕 正是少爺！（向少爺）梅姑娘聽出是你的聲音，要見你。少爺要是不怕髒——

少爺 你們裏頭聽得見外頭？

女僕 聽不清話，只綽點兒聲音。我還以為是別人，梅姑娘一聽就知道是少爺。

少爺 她要見我？

女僕 她已經住了哭。（閃身）少爺放心，沒有人敢說閒話的。

（少爺鼓起勇氣，走進小屋。女僕將門闔住。）

女僕 少爺的樣子很可憐。

花匠 不過梅姑娘更可憐。(徘徊) 他簡直不是東西。

女僕 少爺?

花匠 他不想睬這回事，把擔子全放在別人身上。他躲在那些熱鬧地方。自己尋樂，好像只有他該活，別人都該死。他怕娶了她失掉他的身分！

女僕 現在他還年輕。

花匠 等到了年紀，他就是後悔也沒有用。他沒有良心。他對不起天地鬼神。

女僕 真得，什麼也瞞得過，就是老天爺瞞不過。

花匠 梅姑娘也不對。

女僕 你是說?

花匠 她不應當一味叫少爺擺弄。幹嗎那麼憑信他?



女僕 你說得對。男人家不替別人打算，女孩子們也應當一樣，先替自己想。不過這也算不了梅姑娘的錯。她愛他。她願意替他瞞着。不過，你聽，要是太太轟她出去，少爺又不露面，她同孩子到底怎麼辦呢？

花匠 她沒有一個熟識的地方。她就沒有走出大門過。

女僕 可不是，東西南北她都辨不清。

花匠 我替她想不出一個人來。

女僕 不過小孩子總是少爺的。

花匠 有什麼用？只留孩子不留媽。

女僕 我覺得你收下她倒好。

花匠 我？

女僕 自然，先要你方便。把她送到你親戚家，要不到你城外的花兒廠子，這個太太當然

管不着。

花匠 好，我就把她留到我那花兒廠子，幫我種花澆水，也不至於閒住她。好極了，我就沒有想到這裏。我也辭掉活兒不幹了，回到鄉下過自己的舒服日子。就是這個主意，我一定走。

女僕 我怕她丟不下少爺。

花匠 不過她一定願意。我知道，我知道。我不白養活她，她得替我做活。她還有得是年紀。

女僕 少爺說不定暗裏幫她點兒錢。

花匠 不，不。我不是替他照管姨太太的人。

女僕 (看着他，然後) 唉！(擱向窗前) 我倒想聽聽他們講些什麼。(靜聆) 你聽，這是什麼聲音？對了，洋錢響！(向花匠) 少爺數錢做什麼用？(靜聆) 噫！她把錢扔在地上了。

她又哭了。

(少爺從小門內走出)

少爺 (向內) 想想我的話，這是爲你，爲我，爲大家。不要拿死吓唬我！不要拿孩子勒克我！這是爲你，爲你的孩子。(回身帶上門，自語) 我真沒有法子辦她。我馬上死了倒好！真倒楣，她比從前還愛我！

(他推開花園小門，下)

女僕 噓——他真走了！他究竟說了些什麼？

花匠 這還不容易猜！他給她錢，她不要；他叫她忍下去，她不肯。

女僕 是的，我也這樣想。不過——有誰叫我！(靜聆) 噢！梅姑娘！(過去開開小門，要想進去) 怎麼！門就這麼做開也好，放點兒新鮮氣進去，這樣成嗎？你和孩子都不冷？我怕你要着涼。你餓不餓？真得，你該喫點兒東西。我到廚房去看看。

(她退出門限，穿過走廊下)

花匠

(立小門前，向內。)

梅姑娘，是我。告訴我，少爺跟你講了些什麼好，你不說，我也猜得

出來。

(稍停。)

起頭你對我講他調戲你的時候，我就勸你小心，你不聽我的話。不要哭！

這沒有用。你打下什麼主意沒有？說給我聽聽。

一個柔軟的聲音 我想離開這個地方，跟孩子一齊走得遠遠的。你幫我個去處，我一

個親人也沒有。

花匠

(拭淚。)

孩子，你說得對。可是太太怕不让你走，這得先想到：你是這裏府上從小

養大的了頭。

(屋內聲音過低；他靜聆着。)

花匠

這是少爺講的？要是他求太太放你走，就沒有什麼麻煩了。(靜聆。)

他給你另外

賃房子！你答應了沒有？(靜聆。)

你不去。好的。只要你身子不妨事，我們明天一早就可

以離開這個地方。到我家裏去，那裏都是跟我一樣的人，有比你大的姐姐，有比你小的

妹妹。你幫我收拾花兒廠子。我不會叫你閒着。

聲音 老爹的話對。我想喫點兒東西，我總可以起牀了。孩子睡着。（稍緩。）他們說我些什麼？

花匠 管他們說些什麼；那跟你都沒有關係。躺下睡睡罷。忘個乾乾淨淨，什麼事都忘掉。（順手帶上門；自語。）現在還不算晚。（他望望天。）挺好的天氣。

（他走近欄杆。預備向石階躺下來。）

幕。

民國十七年二月舊作，二十四年一月重改。

# 說謊集

獨幕劇

——改譯蕭伯納的他怎樣向她丈夫撒謊——

How he lied to her husband by B. Shaw

晚响八點鐘。一座小客廳，窗簾下了，燈也亮了。門靠近犄角，一邊是鋼琴，一邊是壁爐。鋼琴前面是一張軟墊方凳。壁爐旁邊有一張小桌，上面放着一把手鏡，一把扇子，一對長白手套。布置總算富麗，然而並不舒服。一切不過表示主人是有錢花的俗人罷了。

蔡先生，一位十八歲的美少年，穿着晚禮服，披着斗篷，手裏捧着一束花，拿着一頂帽子，輕飄飄地，和在夢中一樣，從外面進來。他用心把花放在桌子旁邊；脫下斗篷，看見小桌上沒有地方，就放在鋼琴上；帽子放在斗篷上；走到壁爐這邊；取出錢來看看；又放到口袋

裏頭；注目小桌上的東西；如遇至寶，高興起來；捧起手套，賞鑑着；一隻一隻地吻着；打開扇子，吻着，閉住，放好扇子；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快樂極了；坐在凳子上，兩手蒙住眼，夢想了；一刻；覺得好笑，放下自己的手，搖搖頭；瞥見皮鞋上一點土星子，急忙用手絹細心揩掉；站起，過來拿着手鏡，照他領結打的好不好，然後又看着錶。

邵太太進來了。她打扮好了聽戲去；戴了許多鑽石；做出被人寵壞了的嬌態；其實只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平常女人罷了。和美少年一比，無論精神身體那一方面，她全差遠了。

她一進來，他就慌忙放下鏡子。

他 你可出來啦！

她 惜紅，糟糕啦。

他 什麼事？

她 我丟了你的詩。

他 我還當什麼了不得的事發生了哪。詩原本就不好，值不得你保存的。改天我寫些好的送你。

她 勞你駕，算了罷。再別寫詩送我了罷。噢，我怎麼這麼瘋！這麼大意！這麼不小心！

他 謝謝老天爺，你的瘋，你的大意，你的不小心，正是你的好處！

她 （煩耐不。）放明白點兒，惜紅。你瞧不出這多麼要我的命嗎？萬一有人檢走了這些詩，別人怎麼樣想，你知道嗎？

他 他們這樣想，有一個男子愛上了一個女人，比從前那一個男子愛女人也愛的厲害。而且他們不知道這男子是誰。

她 可是同我有什麼好處，要是人家知道那女人就是我？

他 不過他們怎麼會知道？

她 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子不全在詩上寫的好好的嗎？噢，倒楣的名子！我爲什麼不叫春



蘭，不叫秋香，不叫黛玉，不叫寶釵，不叫二丫頭，那怕再俗也好，却偏巧叫個蘿西！蘿西！海就是我一個人叫蘿西，是人全知道。還有比蘿西再好押韻的！噢，惜紅，你簡直害了我！爲什麼你當時不捺住你的情感，替我也打算打算呢？你寫的時候，爲什麼不矜持點兒？

他 給你寫詩矜持點兒！從你嘴裏出來！

她 （故示溫柔。）當然嘍，惜紅，是有理；我也知道，我這回錯兒跟你一樣多，我早就應

當注意到，你不該給結了婚的女人寫詩。都是我的錯。

他 呵，我倒盼望不是寫結了婚的女人！我多麼盼着呀！

她 別傻了，別妄想了。你那些詩也就是送送結了婚的女人還相宜。難處就在這上面。我那些小姑子看見了怎麼辦？

他 （驚痛。）你有小姑子？

她 自然哪！我有。你以爲我有天仙那麼自在！

他（咬着嘴唇）我真以為你沒有。老天爺，我真以為你沒有——至少從前我以為你

沒有——至少（他差不多要哭。）

她（手放在他的肩頭，安慰他。）惜紅，聽我說，你愛我，你和我在夢裏過日子，好是好極了，

不過我丈夫有親戚，討厭的親戚，我能叫他沒有嗎？

他（高興上來。）呵，她們當然是你丈夫的親戚：我忘了這層。原諒我，蘿西（他握住他

肩上的手。她坐到凳子上。他背向小桌，向她發呆微笑。）

她 不瞞你說，我丈夫什麼也沒有，就有親戚。他親姊妹有八個，異母姊妹有六個，另外還有好些兄弟——不過我倒不在乎他那些兄弟。只要你一懂點人情世故，惜紅，你就知道在大家庭裏面，別瞧姊妹行自己整天——吵吵鬧鬧，兄弟中間一有成親的，馬上她們就合起手，出頭跟嫂子作對，一輩子也不做別的，專在兄弟耳朵邊兒說她的壞話，好叫兄弟看不起她。有時當面受人奚落，她還不知道，可不是，誰家都有一堆下流話，除

掉她們自己，就沒有人聽的懂。有些話，你真不明白她們說的些什麼東西：簡直叫你發瘋。兄弟一成家，就該有條兒法律，不準姊妹來往。我敢說，玉琴從我的針線盒子偷走了那些詩。

他 她看不懂，我想。

她 噢，她看不懂！她懂的比誰都多！也只有她，會把白的看成黑的，天生的壞東西！

他 （走向她。）噢，別這樣推測別人，別這樣，別想她好了。（他握住她的手，坐在她腳邊的地

氈上。）羅西，你還記得那晚晌，在這屋子，我坐在你的腳邊，頭一次唸那些詩給你聽嗎？

她 我那時真不應當聽你唸什麼詩。我一想到玉琴坐在我丈夫的腳邊，頭一次唸那些詩給他聽，我覺得我真快要瘋了。

他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這簡直是一種侮辱。

她 什麼侮辱不侮辱，我管不着那一套。不過，我丈夫要怎麼樣想？怎麼樣做？（從她的膝

蓋，忽然推開他的頭。）你好像一點也不想到我丈夫。（她跳起來，越來越不安了。）

他（倒在地板上；因為他的頭落了空。）你丈夫，我一點不放在心上，玉琴我更不在乎。

她 回頭你就知道你在乎不在乎。一個天生下流的長舌婦，你以為她會手下留情？你才

猜錯了哪。（她在屋內徘徊着。他慢慢站起，拂去手上的塵土。忽然她跑到他前面。）惜紅，救救

我罷。替我想條活路罷。你在世一天，我求神保佑你一天。噢，我難過極了！（她倒在他的

胸懷裏咽着。）

他 呵！我快活極了！

她（猛地走開。）別太自私。

他（卑恭。）不過，我應當快活。那怕我同你赴湯蹈火，只要你我老在一起，我就非常快

活，一點覺不出你會比我還要危險。

她（同心，輕輕拍着他的手。）噢，惜紅，你真可愛；不過（推開他的手。）你沒有什麼用。我要

人告訴我，我應當怎麼辦。

他（泰然自信）到時候你的心會告訴你的。我已經深深考量過了；我知道，遲早咱們得走那一步。

她 不，惜紅。我不作不體面不名譽的事。她的樣子很強硬，筆直往凳子上坐。

他 你要是作了，你就不是蘿西了。我們的行爲原本又簡單，又直爽又清白，又真實。你愛我，我愛你。我不以此爲恥；我準備向你丈夫宣布，向全上海宣布，你瞧——你馬上就瞧的出來——這是你唯一的光榮之路。今天晚晌就到我們的家裏去罷。用不着隱瞞，用不着害羞。還有（嚴重地）我們欠下你丈夫的情分。我們在他這裏做客；他是一位正人君子；他待我們不錯；別瞧他俗，別瞧他是個買賣人，他總算盡了力量愛你。大丈夫，敢作敢當，與其讓長舌婦播弄是非，不如我們自己說給他聽。讓我們手牽手，靜靜地走到他跟前；向他告別，不用隱瞞，不用詭計多端，光明正大，體體面面走出這間屋子。

她（凝視）我們上那兒去？

他 我們原來要什麼，如今照樣還牠一個要什麼。我們先要看戲去，因為詩丟了，才一逼逼上了這條路。我們如今依然看戲去；不過，你把鑽石留在這兒好了；我們備不起，也用不着鑽石。

她（發脾氣）我給你講過我恨鑽石。全是我丈夫要我戴。你也用不着向我宣傳儉樸。

他 不，不，我沒有這個意思：我知道你不在乎這些金銀首飾，方才我要講什麼——噢，對了。從戲園子出來，我們不用回到這裏，一直回到我家——從今以後，那就是我們的家了。過些日子，你離了婚，我們再舉行那無聊而合法的結婚典禮，隨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好了。我不注重法律：我的愛法律造不出來，也管不了，也解脫不掉。這夠簡單，夠美的，不是嗎？（他從桌上將花拿起。）這些花是送給你的；戲票我已經買好了；我們仍然請你丈夫把馬車借給我們坐，顯的我們中間並沒有什麼惡意，什麼仇恨。走罷！

她 (將花取在手中,也不看一眼,只是無精打采,遲疑不決。)我丈夫還沒有回來。

他 好了,我們用不着那麼多心。和沒有事一樣,我們出去聽我們的戲;聽完戲,我們回來再跟他講。只要事情做的光明正大,左不過是一個告訴,遲早又有什麼關係?現在告訴也好,三個鐘頭以後也好,今天明天全一樣。

她 我們去聽什麼戲?霸王別姬?

他 我沒有買到票,霸王別姬的票全賣完了。(他取出兩張戲票。)

她 那麼,我們去聽什麼戲?

他 這還用問?除掉霸王別姬,我們還不就聽西廂記?

她 (跳起來。)西廂記?惜紅,我再也不聽西廂記了。(將花扔在鋼琴上。)我全是聽這齣

戲聽的倒了楣的。我悔不該去聽這齣戲;這齣戲早就應當禁演。

他 (驚。)蘿西。

她 真的，簡直應當！

他 那首動人的情詩！那給我們勇氣談話的情詩！表示我們彼此感受的情詩！那——

她 我正指的這個。牠把許多無謂的事，我自己連夢想也不敢夢想到的，放進我的腦袋。  
我以爲自己就像鴛鴦。

他 （抓住她的手，熱烈地看着她。）對極了，你就像鴛鴦。

她 （掙脫手。）噢，少胡扯，我想你倒像戲裏的張生哪。（審定式地看着他。）說真的，我這樣一端相你，你倒真像他。（她很就不滿意就近一屁股坐到凳子上。他走近她。）

他 （非常誠懇。）蘿西，要是鴛鴦真愛張生的話，她會告別老母，和他一同上京應考去。

她 （同樣誠懇。）惜紅，你知道這齣戲裏缺什麼嗎？

他 我看不出缺什麼來。

她 讓我告訴你。這齣戲裏缺一個玉琴，一個小姑子。要是有一個小姑子從中破壞，西廂



記才真的成了一齣人生的悲劇，也就用不着唱了。好啦，讓我告訴你些你從來沒有聽過的話。

他 什麼話？

她 我原是一番好意，帶我丈夫也去聽戲。我以為聽聽戲，他會振作點兒；戲倒是聽了，可惜從一坐進廂裏，他就靠住犄角睡着了。玉琴進來了，你也不是沒有聽見她挖苦西廂記的那些怪話。她說這齣戲傷風敗俗，還說什麼專有一類女人鼓勵年輕人，坐在爐子邊兒，地氈子上，一塊兒調情。這不是指着我罵我嗎？她就盼我丈夫跟我吵嘴打架，這壞東西！

他 蘿西，你把玉琴說的也太難堪了。我們應該公道點兒。

她 先要她配。哼，對玉琴公道！

他 她要是那樣誹謗別人的話，苦的倒是她自己。

她 她高興那樣，有什麼苦不苦的？她一拿詩給我丈夫看，苦的倒是我自己。我希望你放明白點兒，多同情點兒我的地位。

他 （離開鋼琴，徘徊着，有點兒煩激。）蘿西，我一點不把你丈夫和你小姑子放在心上。你  
我這樣吵，一點用處也沒有。要怎麼做，就怎麼做。我有代價；我就不怕什麼結果。其實我  
們有什麼可怕的？玉琴又能把你我怎麼樣？誰能把你我怎麼樣？

她 你是不是要，我們馬上跑到我丈夫面前，告訴他，我們倆一起私奔？

他 是的。還有比這再簡單的嗎？

她 你以為我丈夫就像西廂記裏的鄭相公，從來不出頭嗎？他會要你的命。

他 （立即停住，自負起來。）可是我也不見得全像戲裏的文弱書生。我是野叟曝言裏的  
文素臣，重文也重武。就算你丈夫打過把式，再小上十歲，也夠不上跟我較量。就算他一  
鼓作氣，頂多十五秒鐘，他就洩了氣。可是，在十五秒鐘之內，像我這樣靈活，不等他挨近

我的身子，我先弄的他個鬼哭神號。

她（站起，驚惶了，走到他面前。）你說鬼哭神號是什麼意思？

他（溫和。）蘿西，你不必問我。總之，我求你，你用不着替我操心。

她 那麼我丈夫呢？你是不是說，你要當着我打壞我丈夫？

他 蘿西，你用不着無謂地驚慌。相信我，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你丈夫早就知道我的厲害。只要他知道我厲害，什麼事也不會發生。我也絕不輕易就動手。愛過你的人，我全當做神聖看待。

她（懷疑。）他現在不愛我了嗎？他跟你講起什麼話了沒有？

他 沒有沒有，（他溫存地擁住她。）蘿西，蘿西你太興奮了！你簡直有點兒不像你自己！

不着自尋苦惱，我們還有更高者在。讓我們一同到那崇高，寂寞，靈魂的世界去罷！

她（避開他的視線。）蔡先生：停住別說了，這全是廢話，蔡先生。

他 (往後退) 蔡先生!!

她 原諒我，我是叫你惜紅。

他 你怎麼能把我叫起蔡先生來？我從來沒有把你看做邵太太。你永久是鶯鶯——我

是說，你永久是蘿西，蘿西，蘿西——

她 是，是，很好，蔡先生。(他要攔她，但是她說了下來。) 不，沒有用，我忽然想起你是蔡先生，就叫出口來。老叫你惜紅，簡直是笑話。我原以為你不過是一個小孩子，一個喜好幻想的年輕人。我以為你什麼事都不敢做。如今你倒要打我丈夫，破壞我的家庭，侮辱我，還要在報上散佈謠言，簡直是強盜，弱者，小人。

他 (極其驚奇) 你怕嗎？

她 噢，自然我怕。你要有點兒常識，你也會怕的。(她走近壁爐，背向他，腳輕輕蹂着爐圍。)

他 (極其嚴重地看定她。) 愛情可以趕走恐怖。我愛你，所以我不怕。然而邵太太你不愛

我。

她（轉向他，反而舒坦了。）——多謝，多謝，惜紅，你有時的確很好。

他 你爲什麼多謝我？

她（走到他面前。）因爲你又叫我邵太太了。現在我覺得你預備講理，像一個君子人了。（他跌坐在凳子上；用手蒙住臉；呻吟着。）你怎麼啦？

他 我一輩子有一兩次夢自己想極其快樂，極其幸福。但是，噢，苛虐的現實漸將開始的懷疑寢室牢獄一樣的將清醒之後的失望，想不到現在，噢，現在我真該醒了！

她 聽我講，惜紅：我們如今實在沒有工夫說這種廢話。（他猛地站起，好像他鬆了一條有力的彈簧，把他挑直了。他咬牙切齒，從她面前走過，來到桌子這邊。）噢，小心點兒：你的手差不多碰着我的下巴了。

他（無禮地有禮。）對不起。你要我做什麼？只要你好好指出怎樣才是一位君子人，我

一定用心做到。

她（有點兒受驚。）多謝你，惜紅，我知道你願意做的。你沒有跟我生氣，是不是？

他說！快說！給我點兒事想，否則我要——我要——（他忽然抓起她的扇子，握緊了，要弄

斷牠。）

她（跑過去奪扇子，高聲哀號着。）別弄壞我的扇子——別介，別介。（他慢慢鬆開拳頭，她

焦急地抽出扇子。）真的，你這套把戲耍的太沒有意思。我不喜歡這個。你沒有權利弄

壞牠。（她打開扇子，扇骨已經散了。）噢，你怎麼這麼隨便？

他對不起。我給你再買把新的。

她（爭吵。）你一輩子也買不到同樣的。這把扇子是我頂心愛的東西。

他（簡捷地。）那你就別想再用牠了：完了就完了。

她弄壞了我心愛的扇子，我覺得，你應當說句賠罪的話才對。

他 可是，要是你知道我多麼想把邵先生心愛的太太也弄壞了，弄一個粉碎，然後奉還邵先生，你就不至於爲了這把價洋十元的象牙扇子嚷嚷——倒要多謝老天爺，你還活着。他媽的扇子！

她 噢！你居然當着我罵起街來。別人真要把你當做我丈夫哪。

他 （重新倒向凳子。）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夢。你簡直變了。你已經不是我的蘿西了。

她 好，你要這樣講的話，請問你自己又變成了什麼？我要早先知道你是這樣一個小流氓，你還以爲我會跟你好嗎？

他 別拉我下去——別介——別介。幫我尋尋回到崇高的道路罷。

她 （跪在他旁邊，勸慰。）惜紅，但願你講點兒理才好。但願你別忘記我如今是在千鈞一髮的時際，別再那麼不動神色，瞧我的笑話，說什麼這很簡單。

他 在我看來，的確很簡單。

她（跳了起來）要是你再這麼說，我可就要做出對不起人的事了。我們如今站在可怕

的懸崖邊兒。往前多邁一步，就完結了。自然嘍，這很簡單。可是你就想不出一點兒法子來應急嗎？

他 我如今什麼也想不出來。我前面是一片陰慘慘的黑暗：我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我們夢的破滅。（他長嘆一聲，站起來。）

她 你看不見好，我可看的見。我看見玉琴把詩箋給我丈夫。（看着他，堅決地。）我告訴你，蔡惜紅，你陷我進來，你必得救我出去。

他（恭敬然而無望。）你完全聽從你的指揮，你想叫我做什麼？

她 你知道還有別人也叫蘿西嗎？

他 不知道。

她 「不知道！」冷的和冰一樣！盞的和緒一樣！你一定知道別的地方還有一個蘿西。



他 你自己說，你是全世界唯一的蘿西。再說（情感忽然發作，舉起他握緊的雙拳。）噢，老

天爺！對於我，你正是全世界唯一的蘿西。（他回身躲開她，掩住臉。）

她 （撫弄他。）是的，是的，惜紅，自然是。你真好；我覺得你真好；實在，你真好；可惜如今

這來的不是時候。你聽我說。我想你啃的下那些詩罷？

他 啃的下來。（仰頭，看着她，忽然起了疑心。）你呢？

她 我從來不會啃詩；再說，我十分忙，就沒有工夫一首一首唸完了；不過我打定了主意，一有時間，我先把牠們整個唸完一遍。惜紅，我擔保我一有工夫就唸完你的詩。不過，現在你仔細想想看。詩裏面有沒有姓邵的這個字眼兒？

他 （怒。）沒有。

她 你記得準嗎？

他 自然我記得準。我怎麼會在詩裏用那樣一個無聊的姓？

她 喲，我就不懂爲什麼你不用。邵同吵正好押韻，我們如今不就在吵嘴嗎。還有比這再合適的？反正你是一位詩人，你應該明白怎麼個用法。

他 可是有什麼關係，我用不用牠？

她 才有關係哪。要是詩裏沒有姓邵的邵字，我們就可以撒謊，說那些詩是寫給另一個蘿西的，你給我看，只因爲我正好也叫做蘿西。你得趕快另外造出一個蘿西來。

他 (極其冷峻) 噢，要是你指望我撒謊——

她 可不是，你既然是一位君子人，當然你不會照直講，不是嗎？難道你願意？

他 好啦，你已經毀了我的精神，污瀆了我的夢想。你別怕，我一定撒謊，一定辨白，一定否認。噢，我一定裝一個君子人給你瞧。

她 惜紅，你用不着難受，以爲這下流。你把錯兒全推在我身上好了。

他 (力自振作) 言之有理，邵太太：請你饒恕我好了。你一定要原諒我的脾氣。我害了生

長病，我怕。

她 生長病？

他 從浪漫的青年長到玩世不恭的成年，通常總得十五年。不過，從十五年一縮縮成了十五分鐘，這個過程未免太快了：結局便成了生長病。

她 噢，這是賣弄聰明的時候嗎？回頭你和和氣氣地，老老實實地，厚着臉皮告訴我丈夫，說你另外有一個女人也叫蘿西，就這麼決定了，不是嗎？

他 好，如今我什麼事都幹的出來，我原打算告訴他真話的，現在我就說謊好了。我要做一個要體面的君子人。

她 惜紅，我知道你願意的。我——  
嚟！（她衝到門口，將門半開，停住呼吸，向外聽。）

他 什麼事？

她 （臉也白了。）是我丈夫：我聽見他在敲新寒暑表。他心裏要是有事的話，他不會這樣

的。也許玉琴沒有對他講什麼。（她溜回爐邊。）想法子別叫他看出破綻來。拿手套給我，快點兒！（他把手套遞給她。她急忙套上一隻，若無所事地扣鈕子。）離我遠點兒，快點兒！他一死往前走，直到鋼琴擋住了他。）我算扣鈕子，你嘴裏哼個調子，你想——

他——這麼一來，我今天的活罪真要功德圓滿了。邵太太，別動你那隻手套了罷。你那樣子倒像一個扒手。

（邵先生進來：一個壯實的城裏人，粗頸子，衣着很整齊，下頷很結實，眼睛很明快。他的神氣有點兒莊重，然而並沒有什麼不高興。）

夫 好呵！我還以為你們聽戲去了哪！

她 我直惦記你，玉誠。爲什麼你不回來喫飯？

夫 我接到玉琴一封信，叫我到她那兒去一趟來的。

她 可憐的好玉琴！上星期我整個沒有工夫去看她，我真抱歉。我盼她沒有什麼事才好。

夫 沒有，她只是有點兒擔心我的幸福——還有你的幸福。（她喫了一驚，偷看惜紅一眼。）  
再說，蔡，我今晚很想同你談話，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

他 （有禮地。）謹遵台命。

夫 不用急。散戲以後也成。

他 我們決定不去了。

夫 真的好，那麼，我們到我那間小屋子好嗎？

她 用不着。既然不聽戲了，我要進去把我的鑽石鎖起來。拿我的東西給我。

夫 （把手鏡遞給她。）也好，這裏寬敞些。

他 （向他四圍一看，盤盤肩。）倒是寬敞的好。

夫 那麼，羅西，只要你不介意——

她 一點也不。

(她走出去。)

(屋裏就餘下兩位男子。邵先生從胸袋取出一卷詩稿；看着詩稿思維；隨後不言語，看着惜紅，邀他同樣加以注目。惜紅假裝不理會。)

夫 這卷稿子你有點兒眼熟嗎？

他 稿子？

夫 不錯。你可否湊近一點看？(他把稿子送到他的鼻子底下。)

他 (忽然驚喜上來。) 什麼！這都是我的詩呀！

夫 我正也這樣想。

他 別提了！見笑的很。邵太太把我的詩給你看了！你一定笑壞了肚子。這是往年我讀徐

志摩的詩寫的。你知道，玫瑰到了英文就是 Rose，用做人名，譯音正好就是蘿西。別瞧我

題目上有蘿西兩個字，其實我詠的是玫瑰。後來邵太太告訴我，她也叫做蘿西，不自

己，我就尋出來給邵太太看看。我一點沒有料到會讓你這樣冷酷的眼睛看見。

夫（冷笑）蔡，你的才思來的真快。你生來宜於文學；我們夫婦總有一天引你爲榮的。我聽過好些比你年老的人編的故事，可是比起你的故事，要膚淺多了。

他（大驚的樣子）你是暗示不信任我嗎？

夫 你要我相信你嗎？

他 爲什麼不我真不明白。

夫 好啦！別小看你的聰明。我想你比誰都明白。

他 我老實給你講，我真有點莫明其妙。你不能稍微往明白裏說說嗎？

夫 別假模假樣了，小夥計。我不妨向你說個明白。你要是以爲你的詩不是詠讚一位活着的女人，而是詠讚什麼紅不紅，白不白的死玫瑰，不等攤到手就扎人的什麼花草，乾脆你就沒有認清你自己文學上的本領——你還沒有我認識你認識的清楚。好啦！認

了罷。你寫這些詩給我太太的。（一種內心的衝突苦住惜紅，一時不能答覆。）當然是你寫給我太太的。（他把詩扔向小桌；走到爐邊一站，暗自好笑，等待第二步辦法。）

他（有禮而且小心）邵先生：我敢發誓，你誤會了。邵太太是一位名譽清白的太太，這用不着我給你講。她從來沒有對我起過下流的念頭。她拿我的詩給你看，就是——

夫 你錯了。她就不知道我拿到你的詩。她也沒有給我看。

他 這不正好證明這些詩極其光明磊落嗎？要是她跟你一樣誤解我的詩，她會馬上拿給你看的。

夫（搖動）蔡，公道點兒。別一味作踐你的才情。你真以為我在和自己開玩笑嗎？

他（誠懇）相信我，你的確是跟自己開玩笑。用我君子人的名譽做擔保，我敢告訴你，我對邵太太除去通常的友誼和欽敬以外，別的感情一點也沒有。

夫（開始表示不高興，簡捷地）真的。（他離開爐畔，慢慢走向惜紅，越來越憎惡她上下打量



他。

他（急于補救說謊引起的不良印象。）我作夢也不會想到給她寫詩。這未免太可笑了。

夫（紅漲了臉。）爲什麼可笑？

他（聳肩。）好啦，實際我並不愛慕邵太太——那樣愛慕。

夫（大發脾氣。）讓我告訴你，好些比你漂亮的小夥子都愛慕邵太太，你這油頭粉面的

蠢東西。

他（受驚不小。）你用不着這樣侮辱我。用我君子人的名譽做擔保，我敢說——

夫（氣極了，不容他回嘴，一步一步，把惜紅逼到鋼琴前面。）你不愛慕邵太太！你作夢也想

不到給邵太太寫詩！我太太配不上你，是不是？（兇惡。）請問，你算什麼東西，你這麼高不

可攀？

他 邵先生：我原諒你的嫉妬——

夫 嫉妬！你以爲我嫉妬你嗎？像你這樣的東西，有上一打，我也不會喫醋。不過，你以爲我站在這兒，會讓我在我家裏侮辱我太太，那你就叫長瞎了眼！

他 （感到邵的威嚇，一面抵住鋼琴，很不舒服。）我怎麼才能叫你相信呢？我們不能坐下講講理嗎？我告訴你，我同邵太太的關係極其冷淡，漠不關心——

夫 （輕蔑地。）再說一遍：再說一遍。你美，你神氣，是不是你簡直值不的我踏你一脚。  
（惜紅出其不意，和他掉換了地位。玉誠反而夾在鋼琴和惜紅之間了。）

他 小心，你別逼急了！

夫 哈，你到底還有點兒血性！總算我走運！

他 簡直笑話。我敢說，邵太太極其——

夫 你打算知道邵太太是怎樣一個人物嗎？在上海所有漂亮的女人羣裏，她是最漂亮之中最漂亮的。有經驗，知道好歹的男子，一眼就知道她最美，最聰明，最動人，只有像你

這樣的狗文人，一千字賣一塊錢的窮光蛋，才以為她配不上你，上流社會全曉得她；不曉得的，也只有你這種無名小卒！她唱的一口好戲，只要她高興上臺，有三個老板答應給她三千塊錢一個月，然而她不幹。南京頂漂亮的一位闊人，別瞧不跟我來往，寧可丟下公事不管，每星期六趕來上海，跟她跳一次舞。從前樊樊山老先生活着的時候，當席寫詩詠讚她，勝似你這樣一百首臭詩！前些日子，我請一位部長大人的少爺來喫飯，他告訴我，邵太太實在漂亮，怕做出對不起我跟他的事，所以他沒有來。然而（愈加生氣）她配不上你，好像是！你同邵太太極其冷淡，漠不關心；你還老着臉皮給我講：好寶貝，我一拳頭打扁你的鼻子，看你懂不懂規矩。介紹一位上流婦女給你，簡直是把花插在狗尾巴上，（向他叫着）狗尾巴上，你聽見了嗎？

他（極其欠禮）。你敢再說一遍狗尾巴，我就叫你嘗嘗拳頭的滋味，夠你腦袋瓜子響半個月的。

夫 (暴怒) 什麼——

(他一直向惜紅牛似地衝過去。惜紅擺好一個拳手的姿勢，一下子就閃過他，不幸忘掉正在身後的凳子。他仰天倒了上去，無意之中一推凳子，碰着邵的小腿，合身向地也倒了下來。邵太太一聲急叫，奔進屋裏，坐在地板上，兩位仰天覆地的戰士中間，攔住她丈夫的領子。)

她 別打，玉誠：你別打。他會打死你的。他練過拳。

夫 (復仇的樣子。) 我倒要跟他比比。(他想掙扎起來，然而她不放手。)

她 惜紅：別讓他跟你打。答應我別讓他跟你打。

他 (痛苦着。) 我腦後帽子撞了一個大腫疱。(他想起來。)

她 (伸出左手去抓他的衣角，一壁揪倒他，一壁用右手揪住玉誠) 你們不答應我，我不放你

們起來。(玉誠想起來，她揪倒他。) 玉誠：你答應我，你不嗎？答應，答應。放乖點兒：答應我。

夫 我不，除非他取消他方才的話。

她 他會的。他取消的。（向蔡）惜紅，取消你方才的話——你說，「是。」

他 （野蠻地）「是。」我取消我方才的話。（她放鬆他的衣服。他站起來。玉誠也站起來。）

我方才的話，我完全取消，統統取消。

她 （跪在地氈上）沒有人肯幫我起來嗎？（他們一人伸出一隻手，拉她起來。）現在你們還不揮握手？

他 （不顧一切）用不着這套把戲。爲了你我一口的謊話；我得到唯一的報酬，是腦後梢子蘋果一樣大小的一個腫疱。如今我要走直路了。

她 惜紅：你行行好——

他 沒有用。你丈夫是又傻又蠢——

夫 你說什麼？

他 我說你是又傻又蠢；你要高興聽，我可以到門口再給你講一遍。（玉誠預備脫衣服打

架。這些詩都是給你太太寫的，每一個字都是。（玉誠的怒容沒有了。他興興頭頭地穿上衣服。）我寫這些詩，因為我愛她。我以為她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子；我和她說過好些，好些回了。我崇拜她：你聽見了沒有？我告訴她，你是一個又粗又俗的賣買人，沒有一點兒地方配的上她。我一點兒沒有講錯了。

夫（痛快之至，幾乎不相信他的耳朵。）你不是這樣講罷！

他 不錯，我這樣講的還要多哪。我要求邵太太跟我一塊兒走出去——離開你——跟你離了婚，再跟我結婚。我苦苦求她今天晚晌就走。是她拒絕了我，所以我們兩個人中間，什麼事也完了。（看着他，蔑視已極。）她居然看中了你，看中了你什麼，真是只有天知道？

夫（既悔且喜。）好朋友，你爲什麼在先不這樣講好啦！我賠罪來，來，別恨我拉拉手。蘿西，請他跟我拉拉手。

她 惜紅，看我面子。他總算我丈夫。原諒他點兒。拉拉他的手。（惜紅不知所從，讓她拿起他的手，放在玉誠手裏。）

夫 （熱誠地握手。）你得承認，所有你文學上的女主人公，沒有一個趕的上我的蘿西的。（他轉向她，帶着驕傲和歡悅，拍着她的肩膀。）對不對，蘿西沒有一個人見了你能夠自持的：沒有一個人。我還沒有見到一個人，能夠自持三天的。

她 別傻氣了，玉誠。（向蔡。）我盼你真沒有受什麼傷，惜紅。（她摸他的後腦，他縮回身子。）可憐的孩子，那麼大的一個腫疱！我叫人取點兒紙跟醋來。（她走去擦鈴。）

夫 察，你能不能賞我個面子？我原不想問你；不過，這對我們夫婦實在好極了。他 只要我能夠幫忙，我沒有不幫忙的。

夫 （拿起詩稿。）那麼，我可以拿這些詩付印嗎？我想用最好的格式印出來。第一等講究的紙，第一等華麗的裝訂。這些詩美極了，我想還是傳揚一下才好。

她（捺完鈴回來，極其歡迎這個意思，站在他們中間。）好極了，惜紅，只要你介意。

他噢，我不介意的。我已經過了介意的時期。今天晚晌我長的太快了。

她你多大了，惜紅。

他今天早晨我十八歲。小生如今——我簡直在引用張生的話，媽的！（她從衣袋取出戲

票，撕了一個粉碎。）

夫這本詩集叫什麼好？就叫獻給蘿西，好嗎？

他我想把這叫做說謊集。

（幕。）

（全完。）